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女性的文學創作現象，在七十到八十年代的台灣文壇蔚為主流，女性私我空間的書寫多方擴充，評論大都以「閨秀文學」一詞加以稱謂掌握，這個現象過渡到九十年代，除幾位主流作家仍維持豐沛不絕的創作力外，新血不斷注入，讓女性作家的作品，在數量與質量上皆大幅度的提升；前仆後繼、風起雲湧，作品的風格也游走於傳統與創新的地帶擺蕩¹；而母親形象的鬆動蛻變，亦正是這股改變的潮流之一。昔時女性作家筆下「母親撫慰／女兒感恩」的單一互動，不再是書寫母女關係的主要模式，隨時代脈動興替、女性思潮逐漸浸潤，各種反動的話語紛紛在女性作家的揮灑中昂揚展現，女兒對母親的怨恨、鄙視、同感、憐憫、逃避，都一一融為創作題材，在女性振筆笈書的過程中不斷揉捏刻畫，翻轉著母女之間各形各色的互動樣態。

適逢當今解構思潮運作，女性作家在「主體已死」的呼籲下，逐漸質疑之前建立的女性主體；在企圖重新審視女性生命的動機中，女作家將創作視線拉向母親系譜，求索女性自我認知，將那些從未紀錄的、私密性的女性世界，視為鴻淵的歷史荒原加以探索。在她們的質疑中，反覆論證女性陷泥於自我與母性之間辯證關係，這種重新定義女性、重新看待女性生命，始於母女之間的重新發現。如同簡嫻在她的育嬰史《紅嬰仔》中，紀錄自己為母則強的歷程，突然驚覺母親所傳承給她的女性知識，正是生命底層的一切力量：

在男性世界總有用不完的資源去栽培一個『男人』，而女性世界像流浪的吉普賽民族，跋涉曠野大漠，才遇見一個可以跟自己說幾句話的人。於是，在成為女人的路上，只有自己的母親可供模擬。²

簡嫻在這裡描述的，是一位游走荒漠疆野，驀然驚覺自身母性力量的女性經驗。這種重新評註母系傳承的力量，正是女性走向未來的體證，女性當瞭解「我們是如何在這個世界上生活」的真相，以便疊加自我生命資源、創造前景，而這溯源重審的功夫，正是當前女性自我覺醒的重要工作，如同安竺、瑞奇（Adrienne Rich）在著作《Of woman born》書中，重新回溯在父系價質當中，女性與母親之間的生命能量：

由女性主義所促發的激進式文學批評，將把文學作品優先當作思考下列問題的線索：

¹ 根據李瑞騰〈當代台灣女性的文學論述〉一文中所歸納的資料，台灣女作家到了九十年代，除沿續閨秀文學主軸作家如李昂、朱家姐妹、蘇偉貞、平路等人，保持豐沛的創作力外，此時開始湧入大量的女性新血，加大了當時的創作空間，將各種之前未曾書寫的題材皆引入文學的領域之中。〈當代台灣女性的文學論述〉收錄於鄭明嫻編：《當代台灣女性文學論》（台北：時報：1993年）

² 簡嫻：《紅嬰仔》（台北：聯合文學：1999年）P. 61

我們如何存活？我們曾經怎麼存活過，我們如何被教導怎樣想像自己，我們的語言如何束縛我們，解放我們，命名的儀式迄今仍是男性的特權，我們如何才能真正開始去看，去命名 - 並因此而重新活過。³

試著瞭解女性如何看待自己、如何定義自己，並重新定義探討女性生命時，首當其衝的便是撼動文化禁忌圍牆的工作；這種重新審視（Re-vision）的動作，無可避免的必須揭揚女性私密的空間，因為唯有真實記錄女性生命過程，我們才能掌握「女性是如何在世界存活」的真相，特別是瓦解傳統父系反射思考，而運用女性主義式「內視鏡」⁴（speculum）的思考方式，讓女人重新發現女人，女兒發現了母親、母親發現了女兒；她們試著在父系語言裡找出不曾表露過的禁忌感情，重新審看母親，重新評估體內源自母親的血液。在許多以女兒為主體的發言中，女兒對母親的仇恨、難解、同情卻又渴望逃離的種種情緒，也都在牢籠崩解後釋放出來；然而弔詭的卻是渴望走出父系樊籬的女兒，往往得面對挑戰母親信念的困難處境，在文化上，不管是出於有意識或無意識，母親往往是父系文化有效的執行與傳承者，也就是說母親往往是女兒必須突破的第一道文化圍牆，所以對重新定義自己生命的女兒來說，文化「母親」所代表的，也就是女兒亟欲逃離的玻璃子宮，「母親」，就成了女兒在尋找自我時，第一個拆解對象。

深陷於父的牢籠裡內化自我的母親，往往是父系疆界嚴格的把關者，當她向來戒慎戒恐的女性私領域，面臨女兒揮筆入侵的威脅時，表現的正是惶恐不安，極欲組攙。母親的禁制愈是徹底，其父權意識的貫徹愈是始終，她褪去了本身的性別，成為父系思想的最高代言人，也更加體現了父系話語的層層運作，高度發揮的效率；在這種情形下，我們不禁想要提問：母親對於笈筆書寫所謂女性私密空間的女兒，究竟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同樣的，揮筆創作的女兒，對於母親又構成了什麼樣的威脅顛覆力？她們彼此的鉗制、解放、壓抑、包容，是否可以經過文字，心神領會而達到另外一種血脈相連、躍動繁殖的生命交融狀態呢？

當 Bell Gale Chevigny 在研究女性自傳時如是定義：「女性有關女性的寫作是對她們與母親的內在關係的象徵性的再現，在某種程度上是再造自身。」⁵，這種「再造自身」之於女性文學的痕跡，在 Susan Koppelman 的論述裡，更是直接擴充到了母女關係主題的迴旋，她認為對於女性作家來說，母女關係不僅是女性創作的最初源頭，更是女性作家一生難以擺脫的問題意識；女性作家的初步創作，主要目的就在拆解內心對母親的心理衝突，而且這往往是女性作品中出現的主題；⁶，針對這點，平路以「傷逝的周期」⁷一詞，試圖解釋女性作家以文學作品，企圖彌

³安竺、瑞奇（Andrienne Rich）〈當我們徹底覺醒的時候 - 回顧之作〉收錄於張京媛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新華書店：北京：1992年）P. 124

⁴露絲·伊蕊伽萊（Luce Irigaray）所指導的女性主義式，哲學的思辨策略，認為西方男性思維在性別思想上，落入一種對稱（Symmetry）的公式，而女性只是這套公式的反射，針對這種公式反射，她特別以女性婦科的「陰道內視鏡」儀器，來象徵女性特有的思哲觀點。在她的引證下，女性從男性視角當中獲得解放，並透過這種獨特的、為女性而設計的思考儀器，才能真正表達女性自成一格的本體世界。資料參考羅絲瑪莉、佟恩著，刁筱華譯：《女性主義思潮》（台北：時報文化：1996年）P. 400

⁵ Gayle Greene and Coppelia Kahn 編，陳引馳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台北：駱駝：1995年）P. 125

⁶Susan Koppelman 所主張的女性之於母親的創作論原文如下：

補殘存於心的母女恨憾，顯露女性藉由書寫借以修復內心創傷的心理動機。

在女兒不斷的開發母女之間的種種書寫中，我們相信母女之間不會只有「離開與摒棄」的情節發生，這種我們時常看到的女兒棄絕母親、轉向父親／情人的情節。我們看到在女兒為主體的母女書寫中，永遠有一個「你」的位置被保留在這個想像世界，「母親」在女兒的書寫裡，重新活絡了起來，借由思想的翻轉，尋找自我、從中療傷，並得以回歸到女性最初泉湧豐沛的母嬰相繫，要將女性的力量衝撞並得以再現於世界，告訴世人女性自身的美好與生命本質的愉悅，這種著意於女性的書寫，孤絕了男性角色（父親／情人／兒子）的重要性，女性文字鑄造了另外一種典範，而這種典範就是一種生命的生產能量，如同西蘇所說的女性力量：

婦女為婦女。在婦女身上一直保留著那種產生別人同時產自別人的那種力量。在她身上有母體和撫育者；她自己既像母親又像孩子一樣，是給予者；她是她自己的姐妹加女兒。⁸

為尋求這種生命力量，本論文著手處理女性之間最原初的生命關係，將母女關係堆砌排比、層次鋪衍為五種類型，並依其保守到反動的色彩，加以建構其關係的跌宕，其分類標準以及論述的重點如下：

一、慈暉映照的母女關係：經典母親與女兒的互動

母親符合慈愛、包容的地母形象，全然接收文化意涵對於母親的要求，去情緒、去情欲、沒有自我，為了子女扮演犧牲奉獻的角色；而女兒在面對這種母親時，或認同、或納為女性資產善加運用，或全然摒棄等等的互動模式。

二、菟絲女蘿的母女關係：母女邊陲結構位置的傳承

菟絲女蘿象徵女性的藤蔓情結，以「依附男性」為其唯一生存的法則，這種女性關係的傳承正高度曝露了社會結構的位置問題，特別是女性「母性」位置的滑動，在「宗法父權」⁹的嚴格控管中，母親的面目模糊，沒有個體存在必要，而女兒則或內化母親的價質、或抗拒母親價質，在父系脈絡的格式中構成不同的掙扎面貌。

三、愛與吞噬的母女關係：母女之間愛怨嗔痴的親情互動

在父系制度下，母女之間的血親情愛往往複雜難解；在多重父系話語的浸潤中，母親性格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呈獻扭曲，演而成為醜怪的母親形象，她們或者迫於無奈打壓女兒，

Woman who write fiction write stories about mothers and daughters. Often, a woman writer's first published story i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 and daughter. Nor do woman writers abandon this subject as they grow in contemplation and portrayal of mothers and daughters again and again throughout their careers.

資料來源 Edelman, Hope, *Motherless Daughter*, Delta: New York, 1995 P.1

⁷平路：《愛情女人》（台北：聯合文學：1998年）P. 145

⁸ Helene Cixous <美杜沙的笑聲>收錄於《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P. 196

⁹ 林幸謙對中國特有的父權政治體系以「宗法父權」加以定義掌握，定義「宗法父權」乃是「標榜儒家四書五經中有關性別秩序、意圖結合中國宗法禮教等中國／東方父權特質。資料參考 林幸謙：《張愛玲論述－女性主體與去勢模擬書寫》（洪葉文化：台北：2000年）P.20

或者刻意的操縱權術反噬女兒，而女兒或棄絕自我，俯首於母親的控制，或嚐試逃遁，離開母親的世界；母女間生命鎖鍊交纏，在界限難定的情形下感到痛苦異常。

四、怨恨交織的母女關係：母女離相離的過程展現

從女兒直言怨恨母親到母親怨恨女兒的文本安排，女性文學對於女性特質中最为強調的「母愛」、「包容」的極力反撲，不僅完全抽離了親子情愛，甚至只有怨恨的情緒存在在字裡行間，是傳統文化母女關係的最大挑戰。

五、情欲相生的母女關係：女性性欲之於母女關係的探討

談論母親性欲、母職與性欲，以及女兒對母親懷有性欲等等，將女性的筆伸入父系的禁區，隔決男性的進入，對女性的慾望重新探勘。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論文架構

一、母女分析理論的掌握

為釐訂母女關係的類型論述重點，能深切探討此五種母女關係的錯雜情緒，本論文援用六位學者的理論為骨幹，依從母女互動的保守到抗爭色彩排序引介，分別為心理分析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客體論述者梅蘭妮·克萊茵（Melanie Klein）、南茜·巧多洛（Nancy Chodorow）、存在主義者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分離女性主義者安竺·瑞奇（Adrienne Rich）以及法國後女性主義者露絲·伊蕊伽萊（Luce Irigaray）的論述。心理分析巨擘佛洛伊德關注於性別／文明之間人性的演變，以嬰孩（特別是男嬰）為本位，母親為沈默的它者的基礎，架構他龐大的學說體系，投下性別論爭的開端，引發心理學界的諸多爭議。在此分別延續佛洛伊德的母女理論，以及後來專注於推動或是改變他的論述的五位學者，以主客、性別、對待母親的態度三項條件，將此六學者的論述以〈表格一〉：母女理論主客／性別／母親角度的對照，表示如下：

<表格一>：母女理論主客 / 性別 / 母親角度的對照

佛洛伊德	母親沈默 / 女兒為主體
	所有的嬰孩性別都是男性的
	怨母

克萊茵	母親為環境 / 女兒為主體
	所有嬰孩都是陰性的、母性的
	完美母親 / 邪惡母親

巧多洛	女兒內化母親，形成自我
	視異性戀為正常
	愛母

波娃	女性在社會制約中成長
	在異性戀世界接受客體位置
	解構母親神話

瑞奇	將母職分離為經驗母職與制度母職
	重新審視異性戀話語中的女性欲望
	重建母女關係

伊蕊伽萊	母女都是主體
	性別是流動的過程
	創造女性話語

二、搜集母女文本

本論文所搜集的母女文本以女性作家的創作為宗，共計有張愛玲、徐鍾佩、林海音、心岱、黃娟、歐陽子、蕭颯、蘇偉真、廖輝英、李昂、平路、袁瓊瓊、簡媜、鍾文音、陳文玲、杜修蘭、蔡素芬、郝譽翔、陳雪等橫跨現、當代十九位台灣女作家，計二十六篇作品。針對「文本閱讀」¹⁰的角度，不設限作品格式的取材，特別是女性創作者的小說、自傳、散文往往呈獻流動的現象¹¹，已歷來為多方文學評論者論證；在本論文取材的作品當中，計有散文、長、中、短篇小說、極短篇以及自傳性文體等多種文學形式，以其作品中首尾完整的表現母女關係為重，將「母女」視為一種符號，探看它在此五種關係類型中，是呈獻如何流動的狀態。

母女關係文本

三、分類

將母女文本依其意識保守到反動的過程，畫分為五種母女關係，由模範母親一路排序到邪惡、情慾母親，母女關係在此互動過程中，亦依次呈獻了不同的樣貌，以

1. <表格二>：五種母女關係的分類
2. <表格三>：文本內容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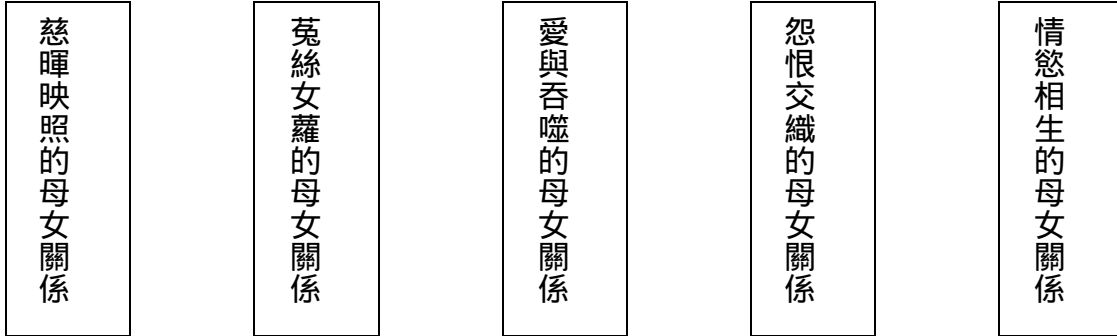
來加以明說依次推演的理論依據以及整個論文的格式架構。

¹⁰根源於羅蘭·巴特 (Roland Barth) 的著作 <Theory of the text> 當中的界定，「text」 文本，是一種活動性的、語言所能表現的流動意涵，而作品是其實是一種的生產結果，文本卻是一種生產的過程，提出[文學不是經驗的再現，而是被經驗的對象]觀點。 資料參考 梁濃剛：《快感與兩性差別 - 後現代主義文化理論的一些側面》(台北：遠流：1994年) P. 40

¹¹ Judith Kegan Gardiner 在 <心智母親 - 心理分析和女權主義> 中，多方提到女性以運用創作文體界定自己的例證，她認為女性的小說、自傳和日記之間的界限很不清楚，文體的格式往往只落入外在單面的反應，在開放性的閱讀中，即便是單純的讀者，亦能自交融的情境中引發對等的情感流動。資料來源：《女性主義文學批評》P. 124 然而不僅只是女性抱持著這樣的思考點，托多洛夫也主張「鏗而不捨的關注體裁，在今天似乎是一種趣的甚至是過時的消遣」，因為所謂體裁，不過是「對話屬性的制度化」而已。資料來源 托多洛夫著，蔣子華、張萍譯：《巴赫金對話理論及其它》(天津：百花：2001年) P. 21--27

<表格二>：五種母女關係的分類

從保守到反動的母女關係



< 表格三 >：文本內容分析

篇名	作者	分類重點
慈暉映照的母女關係		
< 蘭姨娘 >	林海音	傳統勤儉持家的美好母親與幼女英子的互動過程。
《迷園》	李昂	大地之母，包容一切的母親形象，極力表現婦德、婦言、婦容的文化傳承，而女兒全悉接收，成就女兒掌握這些特質為女性資源的書寫。
《餘音》	徐鍾珮	堅強而勇敢的母親刻畫；但是在傾頹的家庭結構下，女兒選擇以父親的角度來抗拒母親的過程。
< 繭 >	平路	母親表達關愛的方式，正是女兒亟欲逃離的封繭，母女在難以溝通的世界中，各據一角，相互折磨的故事。
< 希元十六歲 >	袁瓊瓊	接近神聖性靈的完美母親，描寫青春期女兒既疏離又乖張的抗爭過程。
菟絲女蘿的母女關係		
< 失落的影子 >	黃娟	母女倆母性職位的位置滑移。
《唯良的愛》	蕭颯	母親是婚姻中的軟弱者，女兒則以另外一種角度完全複製了母親的生命型態，女性無能活出自我的悲劇故事。
< 半生緣 >	張愛玲	在貧困的環境中，貧窮母親枯竭的母愛描寫，而母女 / 姐妹之間的「子宮符號」吞噬，在宗法制度合法地位下，所引發的姐妹反動情節。
《殺夫》	李昂	母親是宗法父權的犧牲者，女兒則在男性暴力的宰制中，終將衝撞而出的毀滅力量，所演譯的女性抗爭文本。。
< 惠安 >	林海音	不合乎宗法律令的母女關係，透過非理智的、委婉的瘋狂行動，表達了女性對整個父系文明不滿的內心聲音。
< 傾城之戀 >	張愛玲	拒絕接收母親柔弱角色的傳承，女兒轉向情人求得生存空間；揭揚女性依傍婚姻制度，得以求存的社會結構問題。
愛與吞噬的母女關係		
《女島記行》	鍾文音	母親的溫柔在貧瘠的生活中消蝕殆盡，女兒書寫自己渴望接近卻又極欲逃避母親的掙扎心理。
《鹽田兒女》	蔡素芬	女兒深深知悉母親無奈的苦痛，進而柔順依從母親的擺弄操持，成為母親意志下，為維繫家庭結構完整的犧牲品。
《離開同方》	蘇偉真	拒絕女兒成長的醜怪母親形象；女兒雖然在一開始時頑強抵抗，然情節在母親瘋狂後全然逆轉，重新投向保守的親情架構。
《油麻菜籽》	廖輝英	母親背負重男輕女的毒性教條，抱持男性優秀論的教養態度，漠視女兒的不斷付出，女兒在困頓之後突圍而出，迎向自己生命的過程。
過程 < 金鎖記 >	張愛玲	在傳統家庭中扭曲性格的母親，將子女視為自己的財產任意操縱，終將走向陰暗鬼魅的母性消蝕記錄；然而女兒委婉聽從，終

第一章 緒論

		究成為一個被母親吞噬的游魂女兒。
怨恨交織的母女關係		
< 童真 >	心岱	記錄女兒怨恨母親的內心獨白。
< 婚期 >	平路	母女各懷心事卻又廝守相伴，女兒內心演練諸多弑母情節，後走上崩潰的瘋狂記錄。
《逆女》	杜修蘭	頹敗家庭中分崩離析的親情結構，母女相互懷恨終致生死相隔亦不相見的悲劇。
《如夢令》	蕭颯	霸佔母親的位置，全然不顧念女兒的母親描寫，書寫母親從未尊重女兒生命，善用母親文化意涵的可怕形象。
< 背影 >	蘇偉真	瘋狂母親欲毀滅女兒的過程。
情欲相生的母女關係		
< 萎縮的夜 >	郝譽翔	書寫女性三代的女性情欲承傳。
< 魔女 >	歐陽子	拆解完美母親，以結構性的敘事方式急起直落，讓聖母轉而成為欲女的故事。
《多桑與紅玫瑰》	陳文玲	還諸母親人性面向的記錄追尋。
< 在密室裡看海 >	簡媜	姐妹二種版本的母親回憶，姐姐的世界依戀母親、遵循母性的步伐，卻也圍囿於母性的世界；妹妹則建構了情欲版圖，多方納入男性 / 異性情愛的角色，形成伊底帕斯情節式的母女故事。
< 尋找天使遺失的翅膀 >	陳雪	女兒愛戀母親，進而在同女情人身上尋找母親影像，一種在內心上演的母女亂倫書寫。

四、文本順序

慈暉映照的母女關係

美好母親的形象，在慈暉映照的母女關係中徹底呈獻，然而在女作家的筆下，女兒在接收慈愛母親的不同心態，將此主題發揮其多元面貌。在此章節中以女兒為圓心，表現對美好母親從認同到棄絕的排比，以探看女性作家對於「完美母親」文化意識的拆解。

女兒認同到不認同母親

慈暉映照的母女關係	< 蘭姨娘 >
	《迷園》
	《餘音》
	< 繭 >
	< 希元十六歲 >

菟絲女蘿的母女關係

菟絲女蘿的母女關係以書寫女性邊陲經驗為主，特別針對母女在結構位置銜接的樣態展現，記錄著母親如何影響女兒、教育女兒接受性別空間的過程。在情節的安排上，以母女俱為柔弱無力的狀態，到女兒主動出擊，個人主體性的展露為安排。

從接收到抗拒女性位置

菟絲女蘿的母女關係	< 失落的影子 >
	《唯良的愛》
	< 半生緣 >
	《殺夫》
	< 惠安 >
	< 傾城之戀 >

愛與吞噬的母女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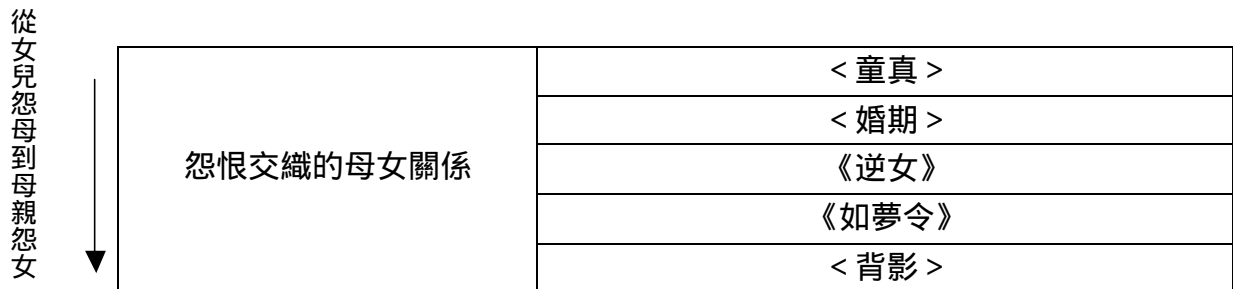
愛與吞噬的母女關係則記錄了母親以各式名義，對女兒大加控制的情形，呈獻了人倫親子的複雜面向。在篇章的安排上，從母親在環境的緊迫下無意識的掌控女兒，到母親刻意伐害女兒，操縱女兒生命，展現母性背後黑暗面的挖掘。

無意識到有意識的恐怖母親

愛與吞噬的母女關係	《女島記行》
	《鹽田兒女》
	《離開同方》
	《油麻菜籽》
	< 金鎖記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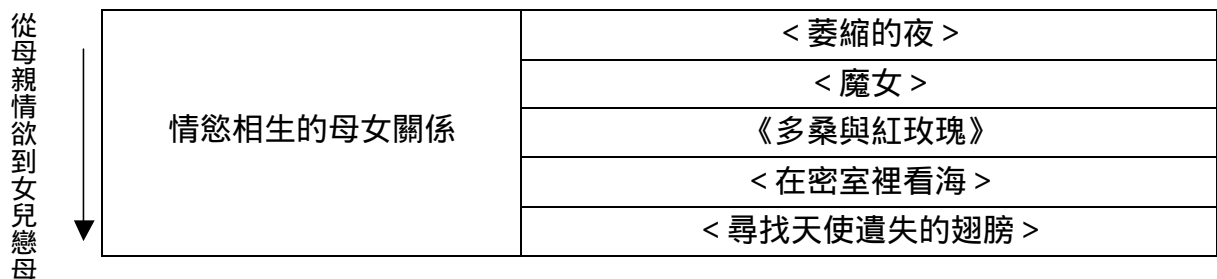
怨恨交織的母女關係

怨恨交織的母女關係以母女之間的恨意為主調，在這個關係中，母女不復關愛對方，而以各種怨恨的情緒相待，從女兒怨恨母親的書寫，記錄到母親對女兒的怨恨情緒。



情慾相生的母女關係

情慾相生的母女關係則特別重視以情慾解構母親神話、母職之於情慾的矛盾描寫，女性的情慾面相在此關係中得到很大的抒發，從女兒書寫母親情慾，肯定女性情慾，到母女亂倫的處理，都依次在此排列中反動呈獻。



第三節 理論的結合運用：

一、慈暉映照的母女關係：佛洛伊德的「功能母親」/克萊茵的「完美母親」論

慈暉映照的母親，大體上就是佛洛伊德的理想化母親，無我、無聲、無悔的撫養者與照顧者，在他以異性戀為大宗的導向論述，這種「功能母親」單單是男孩的救贖，而因為女兒戀父是女性必經成長過程，所以母親正是女兒成長，進入社會規約時所必先棄絕的對象。佛洛伊德的母女之間，充滿著各種欲語還休，情緒性、撕裂性的割離傷痛，是以他定義母女關係乃是一塊理性照探不到的「黑暗大陸」。在處理此型的母女關係時，父親角色承接了母女反動過程的重要心理因素，從傳統的威儀父親到近來的父親角色淡化，專注於「女兒棄絕母親」的過程來探討，而當女性專注書寫棄絕慈母的時，其文筆間正充斥著對於美好母親的眷戀，在這一點，克萊茵從移情的美學角度，認為文藝其實正是人類修補內在慈善母親的驅力再

現，女兒對慈母的依戀與反動，在克萊茵「完美母親」觀念裡，得到許多深入探討的觀點。

二、菟絲女蘿的母女關係：波娃的「存在女性主義／瑞奇「強制異性戀話語」

從結構位置上，波娃的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正清楚說明女性在社會的結構位置，是如何通過漸進的歷史，在邊陲地帶游移興替。波娃詳細檢測女性成為母親的內緣、外緣條件，將母親還諸人性思考，書寫母女之間如何在它者的地位中相互滲透、浸淫著女性心理，掌握女性是如何塑造而成的過程；而另一揭揚女性它者境遇的重點，在於女兒離開母親，奔向情人／男性角色的情節公式，在弱勢的母女關係裡，女兒紛紛離開母親投向情人，以退為進表達女性內心自我的追尋。本文在結構安排上，以女兒從俯首屈從的態度，到反抗父系律令、主動出擊為漸次安排，在故事中，女兒的轉向情人／婚姻，從單純的被動打壓，過渡至主動的掠奪，渴望透過情人獲得有力的社會位置。然而在此轉向情人的情節裡，我們還看到了瑞奇所謂的「強迫異性戀話語」¹²的社會機制，在此話語當中，不管是情感的訴求或是生殖的掌控等，都有特定的律令維持這套話語運作，女性的生命型態這份話語掌握中委屈求存，菟絲女蘿的母女關係，提供了一個我們探看社會運作怎樣決定女性之於世界的窺視角度。

三、愛與吞噬的母女關係：巧多洛的「母女相依」的客體論

在講求成熟個體的社會息氣下，母親將自己的意識延伸向女兒，或是因瞭解母親處境，而處處委屈求全的女兒，即構成了愛與吞噬的母女關係中，親子互動最主要的苦痛。巧多洛的論說，即在表達母親與女兒之間難解的習題；母親往往是女兒生命最初的依賴對相，也是她們原初的人我關係的混淆點，女兒在性別分化的時候，是自母親身上習得「共相」的過程，不似男性一般，必須走進性別「否認」母親的壓抑情緒，女性帶著與母親在前伊底帕斯時期的融合生命印記，內心世界將永遠以人我的相生相成，而走向以關係取向、以母親為重的牽扯情結。而其中寡頭母職的社會機制，也容易造成母親養育女兒時，過度的認同與掌控的錯綜情緒，愛與吞噬的母女關係可以說是在「女兒渴望離開母親」這個戲碼上，所引發的各種女兒與母親的拉拒過程。

四、怨憎交織的母女關係：克萊茵的「恐怖母親」／瑞奇的「母職分割」論述

不似愛與吞噬的母女關係，只是表達女兒「渴望離開母親」的游移與欲去還留，怨憎交織的母女關係說的卻是女兒在內心上已經離開母親，或者是決定棄絕母親的故事。在女兒做出這個「大逆不道」的抉擇時，我們看到女兒在作品當中反覆言說理由，仿佛藉由告白，對別人解釋時也不斷自我催眠，以合理內化自己的棄絕；女兒藉由玄想、拋擲，將母親置入於她組織的語境中；其中特別是母親醜怪的形象，克萊茵的「恐怖母親」就在女兒不斷的控訴中猙獰顯現，在這裡，母親是沈默不言不語的它者，她的言行舉止完全都是在女兒

¹²瑞奇在反動父系社會時的主要策略，認為異性戀世界乃是一套「男支配、女順從」的話語體系，並以此意識形態密集構成婚姻、生殖的制度，藉以建立異性戀正確性的體系反應。詳細論述請參考〈強制的異性戀和女同性戀存在〉收錄於顧燕翎編：《女性主義經典》(台北：女書：1999年)以及 柯采新著，張娟芬譯：《同女出走》(台北：女書：1997年)等書。

的臆想當中獨斷的定論。

仔細分析女兒的控訴中，瑞奇在分割父系制度中的「母職機構」，與女性私我的「母職經驗」，亦可條理清晰母女主要的衝突脈絡，女兒對母親的怨恨，大部皆緣由於對文化母親的特定期待，卻在現實世界中，必須接收實際母親的落差，並自我消化此當中的衝擊，女兒對母親多種難以言喻的傷痛，皆紀錄在怨憎交織的母女關係中，經過分析切合，將可以看到許多母女爭端的共向。

五、情欲相生的母女關係：伊蕊伽萊「締造女性語言」論述 / 巧多洛的母女關係論述 / 波娃的解構母職策略

探討女性性欲與母親性欲的過程，無疑是將母親自神話世界請下凡間的有力策略，伊蕊伽萊主張「在女人之間以女人的身份說話」(speak as woman among woman)得到了最大的顛覆父系能量。母女之間隔除了文化的要求，要還原母女至「女人」的本真面目，並且不在落入異性戀欲望機器的複製當中，巧多洛最初的女女關係論述，將提供女兒戀母最好的解析角度，另外就是波娃在解構母職，還原母親人性的論述中，亦在情欲相生的母女關係中提供許多絕佳的觀點。

第四節 母女理論

一、佛洛伊德的母女關係

在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的學說中，前伊底帕斯時期的嬰孩並未浮現性別分界，他說：「小女孩就是小男人。」¹³，言下之意即表露他性別立論時的觀點，即便是尚未進入性別分化的狀態，即已預設「男性」為宗的立場。而歷來在性別分工上，社會機制整密的將女性與母職地位交融，女性通常是嬰孩的第一個接觸對象，母嬰之間在最初呈獻緊密親近的共生狀態，這種狀態一直維持到性別分化，嬰孩準備進入文明體系時才告終結，這個終結點在佛洛伊德看來，正是人格養成的重要地帶，整個文明社會，確認個人存在感的關鍵，即起始於性別的確立。嬰孩對於自我的瞭解，可以說是自此為出發點，開始邁向個人靈性成長的旅程，嬰孩從與母親渾然一體結合狀態，藉由性別分化，宣告個人的獨立，在此交點過後，男女分別走上社會結構中的不同位置。

在佛洛伊德的立論裡，母親是始終不發一語的背景環境，這種沈默噤聲的恣態，讓佛洛伊德以母親為圓心，建構了嬰兒生存空間，在這個空間裡，母親不需要個體，只單單表現她的功能，她提供食物、照顧，沿續孕育的成長空間，讓嬰孩能在優渥豐饒的世界裡，養育人性最初的自我靈魂。此時的嬰孩內心充斥自戀的人格特質，並不能清楚分界自己與母親的分野，直至

¹³ 《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P. 142

明白了母親與自身的界限後，嬰孩才在意識上脫離母親，成為獨立的自我，而在剝蝕自戀色彩時，沈默的母親繼續承接嬰孩的痛苦投射，成為必須棄絕的對象，所以佛洛伊德學說中，怨母 (Mother blaming) 反而成為建康心靈的必經過程。

所謂的性別分化，在佛洛伊德的學說中，乃以異性戀為決對前提，男孩與女孩各自進入這個預設位置，接受工整而精密的性別規範，以利於未來成為異性戀者的心理機制，為投入社會體系做準備，現在即自佛洛伊德有關男孩的性別確定理論來一看其學說的建立。

小男孩的戀母情結

小男孩很小的時候就把感情投注到母親身上。小男孩對待父親的方式，則是將他自己認同於他。有一段時間這兩層關係分別進展，直到有一天小男孩對母親性的願望變得更強烈，並且發現他父親阻撓著建設這些願望的實現，於是發展出伊底帕斯情結。此後他跟父親的認同便蒙上一層敵意的色彩，而轉變為想要擺脫他以取代他在母親身旁的位置的願望。¹⁴

不僅止於嬰孩時期與母親所形成的緊密關係，小男孩在身體慾力漸驅成熟的召喚下¹⁵，大約在三歲時對母親產生「性的愛戀」，這股驅力讓小男孩視父親為競爭的對手，埋下男性原初競爭的心理特質。佛洛伊德將聚光燈集合於「陽具」的象徵作用，以陽具為本，說明文明的洗禮、道德和律令基本上都是一種人性的壓抑，而此最初的壓抑，就是這股與母親亂倫的慾望。他認為當小男孩意識到母親沒有陽具，而引發了父親具有閹割能力的焦慮感，遂對父親由競爭心態轉向認同心態，強制棄絕自己對母親的依戀，在這個過程中，男孩將認同的對象由母親轉移至父親，並產生抑制昇華，剋制感情的文明動力，他對母親性的依戀，將可以在日後由別的女性替代，在這個過程裡，男孩的陽性特質將在父權社會中得到完整穩固的發展。

小女孩的分化

同樣是站在伊底帕斯時期的轉折口，男孩與女孩進入異性戀社會的過程，卻在佛洛伊德「以陽具丈量女性」的偏執中，呈獻全然不同的情節；對女孩來說，發現自己的性別，首當其衝的情緒便是失望，女孩發現男性才擁有陽具時，內心充滿著自己沒能擁有的抑鬱遺憾：

她們注意到自己或玩伴的陰莖：又大又醒目，於是立刻意識到了它就是自己那一小小的、一點也不顯眼的器官的遠為優越的對應物，並從那一刻起，淪為一種嫉妒的犧牲品：她嫉妒他的陰莖。¹⁶

¹⁴ 《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P. 141

¹⁵ 佛洛伊德在著作《性學三論》主張認為人類的性本能有五個階段：口腔期、肛門期、陽具期、潛伏期、青春期，也就是在陽具期間，快感區轉到性器官，幼兒進入伊底帕斯時期，經過性別分化後這個騷動將被壓抑住，直到青春期即再度顯現。Freud, Sigmund 著，林克明譯《性學三論》(台北：志文：1980)。

¹⁶ 凱特、米利，鍾良明譯：《性的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 P.277

小女孩羨慕男孩的陽具，深陷於閹割匱乏(lack)狀態，小女孩在此時對母親充滿各種內在與外在的衝突；從內在環境來說，她為母親沒有給她陽具而失落懷恨，而外在環境又處處顯現「陽具優於陰核」的定義，這種種衝突引發小女孩內心的惴惴不安，在怨懟、嫉妒的情緒中，女兒憤而轉向母親，責怪母親沒有給她陽具，更進一步補償性的轉向父親，視父親為愛戀對象。然而正是在她轉向父親，視母親為競爭父親的對手時，母女之間詭譎難測的情緒衝突，即在此陷入難解的情境。小女孩在遺棄母親後，即試著取代母親——此處即存在著一種悖論，女兒否定母親（因為她沒有陽具），卻又試著取代她（成為父親的情人），即同時存在棄絕與認同的困境，她在背離時必須進一步倣效她，才能進入母親之於父親的位置——女兒在這裡對母親埋下了雙重矛盾的情緒，因為她在輕視母親的性別時，也同時輕視了自己的性別，然而她卻又陷入怨恨母親同時必須認同母親的雙刀困境，母女之間在這裡建立起整體互對立、矛盾不已的情緒；為求更明晰的表達佛洛伊德母女關係論述，此處試著整理他所提到的母女問題，女兒對母親的情感所歷經的五點要素：

一、愛戀

嬰孩不分男女，大體上母親都是第一個愛戀的對象，但為求得順利進入異性戀社會要求，女兒則必須將愛戀轉向異性，也就是由母親轉向父親，以補償小女孩發現自己沒有陽具的匱乏心理，這個情結將在不同的階段由其它的男性取代，然後再移動到渴望嬰孩的心理，以完成生殖政治的正確性。女性的個體成熟主要是在成為母親的心理發展，藉由獲得陽具替代物——嬰孩的出生，完成女性的角色成熟。

二、由主動過渡至被動

如上所敘述的發展過程中，女兒的情欲乃從自體的陰核性欲，轉向被動的、陰道的生殖性欲，已便進入「準備當母親」的異性戀世界。

三、失望

佛洛伊德在研究女性同性戀時，發現女性對於母體最初的依戀，將決定性的影響女兒進入異性戀時的心態。女孩在認識自我性別的缺憾時，同時對母親感到失望，是以興起變動愛戀對象動機，得以進入異性戀世界；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失望」的情緒，並非僅是母親個人的問題，而是女性發現了現實世界性別落差時的一種失落，然而佛洛伊德卻將焦點放在「母親沒有給女兒陽具」這件事，在此觀點中，佛洛伊德將外緣條件隔絕，而將女兒的負面情緒完全移情到母親的身上，女兒因此棄絕對母親的愛戀。

四、恐懼

由於社會中女性囊括母職的傾向，母親在照顧幼兒有關排泄衛生的訓練時，如施以責罵處罰，將易引發孩童對母親的恐懼心理，除此之外，母親與女嬰之間的恐懼情緒，還包括了「性欲控管」的因素；母親身兼幼兒身體認知的啟蒙使命，她或許樂見女兒的成長，唯獨對於性欲的成熟，母親的態度則趨近保留，甚至是扮演嚴格監禁的審察角色，是以母女之間存在的恐懼情結，還包括了人類文化中「性」的複雜層面。

五、敵意：

前面提到了女兒在成長過程中，進入性別位置產生戀父情結，視母親為競爭對手，試圖取代母親位置，與母親相互較勁。然而佛洛伊德的論述專注於女兒片面的拆解，母女之間敵意與恐懼感的衝突，完全擦拭掉母親發話的主體可能性，母親亦或許出於妒嫉不安，對女兒懷有敵意，這種互於母女心中各自消長的負面情緒，直至波娃、瑞奇、伊蕊伽萊等人，才重新給予母親發話的機會，整理母女之間互有敵意的種種論証。¹⁷

男女大不同的母親敘述

在佛洛伊德的論述中，女兒對於母親的感情充滿愛、失望、敵意與恐懼的衝突情緒，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男孩成長過程中，那位噤聲不語、柔弱、被動的母親，卻在女兒的心靈裡幻化成為具有誘惑且侵略性的形象，一反男性論述中完整親切的感覺。佛洛伊德的母親，在女兒的世界裡誘發親子之間的恐懼與敵意，母女之間的垂直關係，在最初心理分析建設時，就預設著黑暗的存在。

從前述論點中，我們大抵可以看出佛洛伊德處理男女分化的基本模式，未分化的性別，小女孩就是小男孩，原慾 (libido) 就是男性特質¹⁸，所以小男孩與小女孩第一個愛戀的對象都是母親(女性)，到了伊底帕斯時期，男女之間產生分化，不似小男孩第一個愛戀的對象正是異性，其戀愛對象自母親後即能直接滑動到其它異性，順利進入異性戀狀態，小女孩則必須先行棄絕戀母，並絕望於兩人的閹割狀態，將感情投射向父親後，再游移為其它異性取代，才算完整的進入異性戀狀態。對佛洛伊德來說，亂倫禁忌專為父親掌控，兒子驚懼於父親擁有陽具的優勢，放棄與母親的親密關係，而這種剋制正是進入文明社會條件的情感昇華，女孩則因為自身陽具的匱乏心態，將終其一生懷抱著對陽具的渴望，正因為自身的缺乏，所以不須懼怕閹割威脅，小女孩對父親的依戀不須剋制，所以在佛洛伊德的論說中，女性在心理上從未完整的成熟，她的道德感、自主性明顯低落，維持著較原生的狀態，所以容易陷入非理性的心理疾病，佛洛伊德的論述，決定性的將優、劣定論，悄悄的就在前提中，置入在他整個性別理論裡。

「陽具能指」全面吞噬母女感情

佛洛伊德的性別分化說，自然在各領域中引起多種爭議，最富爭議的，莫過他不斷加上砝碼的「陽具出席」以檢測母親的在場與不在場，在《性學三論》裡，佛洛伊德刻意反轉母親與

¹⁷ 以上重點參考佛洛伊德著作《性學三論》、《性愛與文明》及 Jane Gallop 的著作 *Feminism and Psychoanalysis* 第二章整理而成。資料來源 Freud, Sigmund 著，林克明譯：《性學三論》(台北：志文：1980)

Freud, Sigmund 著，夏光明等編譯：《性愛與文明》(安徽文藝出版社)

Gallop, Jane, *Feminism and Psychoanalysis: The daughter's seduction*, Macmillan, London: 1982

¹⁸ 佛洛伊德在其著作〈性體系的發展階段〉即主張：「其實，如果你仔細推敲『男性的』與『女性的』這兩個詞句的確切含義的話，你會得到這樣的結論，認為不管在男人或女人身上，原慾總必然是男性的；而其對象，則可以是男人或女人。」收錄於《女性主義經典》P. 469

幼兒的重要性 因為女性的匱乏，所以她「須要」嬰孩以獲得補償。女性的心理成長史就是一頁「陽具的追逐史」；即便是母女相對的女性空間，母親的存在也只為誘發「陽具的出席」。在女性的成長階段當中，她是女兒的時候，渴求的是父親的陽具，而當她是母親的時候，她須要一個小孩（男孩 = 陽具）來彌補她本身的不足，佛洛伊德的學說中，無時不刻在放大陽具的必然存在，女性沒有陽具的事實就是一種匱乏，而女性的妻性與母性，不過都是匱乏的表現，是女性「渴望陽具」的冀求落實表現。

從女性的陽具欽羨觀，我們清楚看到學說中宥限性別偏見的思想，其論述乃以陽性文化為學說根底，陰性為附加、額外的角度建立，特別是關於女性渴望陽具而至渴望嬰孩的論說，幾乎是次序上價值的反轉。何以柔弱而且仰賴他人才能存活的嬰孩（尤其是男孩），對佛洛伊德的母親來說是必要的存在？照理性思考，不管是在他身處的維多利亞性別空間或是當前社會的輔育制度，女性往往是嬰孩的第一照顧者；嬌弱的嬰兒，普遍是在女性的照拂下成熟茁壯，然而這種母性的生命能量卻在佛洛伊德的學說中百般受到貶抑，他指出前伊底帕斯時間母嬰交融，正是文明必須棄絕的母性空間 - - 他稱其為前西臘文化的史前史（the Minoan-Mycenean civilization）¹⁹，嬰孩唯有棄絕對母親的愛戀，才能進一步進入文明機制，在此論述中，佛洛伊德省略母親的重要性，加強陽具的指涉意涵，抹去人類最初成形乃受制於母親 / 女性的事實，為消滅母親操縱力量，所以母親必須噤聲，只能表達其功能性而隱瞞主體性。對佛洛伊德來說，前伊底帕斯期母嬰的親愛關係，母親所代表的豐沛生命能量，正是文明社會所亟欲棄絕、壓制的原始情感，佛洛伊德的嬰孩論述，聚焦於父親之於文明世界提昇，全然罔顧母親（女性）曾經手操人類生殺大全的事實，從心理動機來看，佛洛伊德這麼急切的渴望抹去母性的重要言談，顯露的正是一種防衛機制，或許正如克萊茵所聲稱，第一個給嬰孩帶來閹割威脅的，並非是男人，而是嬰孩內心對全能母親（the phallic mother）²⁰的抗拒壓制。

二、 克萊茵的母女理論

相較佛洛伊德全面侵吞母親聲音，梅蘭妮·克萊茵（Melanie Klein）多方收納母性因素，運用主體 / 客體互動，重新整理母嬰發展，將焦點從佛洛伊德的閹割焦慮向前推移，聚焦於前伊

¹⁹ 赫希（Marianne Hirsch）在著作 *The Mother/Daughter Plot* 提到，佛洛伊德往往對母性生命能量避重就輕，以「無法探測的史前史」來稱呼前伊底帕斯期，到了拉康的學說中，進一步將它解釋為「想像期」，認為人類在進入文明的「象徵期」時，「想像期」的母嬰關係就成為人類難以回歸的原鄉渴望。原文如下：

The archaeological image Freud uses to describe the discovery of the pre-Oedipus highlights its concealed and subversive power-it is, he says, "like the discovery, in another field, of the Minoan-Mycenean civilization behind the civilization of Greece. Freud stresses the almost total repression of the pre-Oedipal stage of mother-love and the analyst's difficulty in reaching it. The pre-Oedipus, he surmises, has no narrative and no history: it can be reached only retrospectively, after it has already been abandoned, more or less successfully. Lacan's later reformulation clarifies that the pre-oedipal stage coincides with the pre-verbal imaginary stage which has to give way to the symbolic. 資料參考 Hirsch, Marianne, *The Mother/Daughter Plot: narratives, psychoanalysis, feminism*,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98

²⁰ 所謂的陽具母親，是嬰孩心中認為母親無所不能的投射想像，母親身上同時具有男性象徵陽具與女性象徵乳房。因為哺育的發展，嬰孩其實最早意識到母親有乳房，當他在心裡進一步預設母親有陽具，已經約略知道陽具的重要性；不過執著相信於母親的無所不能，所以以為母親是理所當然擁有陽具的，等到心理發展更加成熟時，才轉而知悉母親的閹割狀態，進而進入閹割威脅的壓抑心理。

底帕斯的母嬰時期，主張文化與語言並非起源於父親的閹割威脅，反而是起源於內心與母親原初關係的斷裂創傷；是以她定義文明的興起，乃為修復與母親分離的創傷經驗。克萊茵消滅了閹割威脅的重要性，重新看待母親與嬰孩的關係，將母性空間真正納入嬰孩的成長過程，主張嬰孩自出生後主體的形成，主要是與母親互動的成果。嬰孩內涵、外射與母親的接觸環境，其中包括母親的部份軀體（特別是乳房），以形成自我的人格，將外在世界探索的資料內化為心靈的形式。

好母親 vs 壞母親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克萊茵的母親並非是實際存在的母親，而是嬰孩無意識中的「合併父母」或是「母親影像」²¹。嬰兒在不成熟的心靈狀態，無法整合母親的個體性，他完全以自己的好惡觀點來分裂母親，所以當母親提供食物與照顧時，他即投射出的「好母親」的影像，而當母親未能滿足他的需求時，「壞母親」的影像於焉誕生，在克萊茵學說中，嬰孩在幻想裡，一方面傾心接受母親溫柔的照顧，依戀這種全然美好的互動經驗，卻一方面感受到母親的掌控能力，而引發心中防衛機制與嫉妒的情緒，挑起了受害者的保護自我與攻擊的心理，此時的嬰孩會侵略母親的軀體，懷想各種損害母親的渴望，而這種心理也將在稍後更趨成熟時，引發出罪惡感以及想要彌補的情緒。

母親的乳房在嬰孩初始的成長環境中佔有著重要性的因素，它代表食物來源，滿足嬰孩生命本真的原始需求，給予嬰孩安寧而富足的食物憑藉，象徵豐潤哺育的食物來源，它在哺育嬰孩的索求時，內化成一位溫柔良善的「完美母親」；但是嬰孩全面性依賴的稚嫩狀態，在經歷過欲求不足的折損後，逐漸投射出另外一位不能滿足他欲求的「邪惡母親」，將一切具有損壞力量的潛在怨恨皆指向她。童話故事裡巫婆／仙女的對立，美好生母／壞心繼母並存的現象，最能佐證童稚心靈的二元投射，分別能對母親投射出母性慈暉神話，或者是戰慄驚悚的巫婆形象，這一點在男性作家亞當、朱克思在著作《為何男人憎恨女人》中，即反思可怕母親的顛覆力量，檢證各方學說，將克萊茵主張的好壞母親論述，作一翻說明：

榮格就認為這類人物角色或潛在意象是普遍存在於各文化中的原型人物。每個文化都有巫婆之類的故事，證明了這些角色在人類潛意識中佔有強烈的共同性。²²

克萊茵三時期

克萊茵的論述以嬰孩對母親心靈投射為圓心，反駁佛洛伊德認為「小女孩是小男孩」之說，

²¹克萊茵認為小孩在年幼時，尚未具有能力分辨完整人的個體，認為母是既具有乳房又具有陽具，此全能形象的玄想，她稱為「合併母親」或「全能母親」其原文如下：

This phantasy of the combined parents appears first when the infant becomes aware of his mother as whole object but does not fully differentiate the father from her; he phantasizes the penis or the father as a part of his mother; his desirable, breast, babies, penises 資料來源 . Sayers, Janet, *Mothering Psychologysis-Helene Deutsch, Karen Horney, Anna Freud and Melanie Klein*, London, England :Penguin Books,1992 P. 233

²²亞當、朱克思著，吳庶任譯：《為何男人憎恨女人》（台北：正中書局：1996年）P. 69

認為嬰兒時期不分男女，皆深深沈浸於與母親的依戀中，且以母親為第一認同對象，所以尚未分化性別的嬰孩都是陰性的，甚至是母性的；不同於佛洛伊德定義孩原慾發展的三階段口腔期、肛門期、生殖器官期(oral, anal, and genital)並張性別分化發生於伊底帕斯情結(約三歲的年紀)，克萊茵將它改寫母嬰互動為主的三階心靈狀態：偏執分裂期(the 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 失落期(the depressive position) 與修復期(the reparation position)，提出嬰孩性別分化的時間即反映於這三個階段，而且都濃縮在生命最初的第一年。

一、偏執分裂期(the 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

嬰孩將母親的身體分為好(滿足他的飢餓與須求)與壞兩部份(撤回、使他感到沮喪的)，所以嬰孩有著毀掉壞母親的衝動，保留好母親的想法。當嬰孩想要保留好母親的乳房/身體，為對抗內心原生的邪惡母親，嬰孩展開攻擊行動，以咬、捉、撕毀等毀滅性的動作來報復母親，以補償他失去哺乳的美好感受及完美母親的影像，也就是此時，關於母性所具有的毀滅能量在嬰孩的心裡悄悄的植入了，小孩想要滅壞母親的同時，內心也懼怕邪惡母親的報復。小孩在此時期想像各種母親畸形怪想、攻擊性強的自我，此時期的嬰孩，克萊茵將其歸為偏執分裂期。

二、沮喪期(the depressive position)

隨著嬰孩漸趨成熟，意識到母親並非是他所投射的好壞兩個部份，而是完整、複合的，將好壞兩種極端形象於一身的肉身母親時，嬰兒開始對自己的依賴狀態進入沮喪期。帶著曾經試圖毀滅母親的罪惡感，他在防衛過程所投射的恐怖母親驟然消失，同時亦意識到完美母親的不存在，經此之後，好壞母親合併為一；然而整個整合過程也引發了嬰孩的極大焦慮，而這個焦慮到了斷奶期將達到最高點，這份沮喪唯藉由嬰孩成長，對自我產生自信才能克服，特別是先前所內化的美好母親力量，其中豐富而自足的愛之能力，能夠對恐怖母親所投射出的傷害加以消滅。在克萊茵的論說中，此時期佔有重要的地位，嬰孩自我想像的世界將全面失落，以適應實際存在的世界，她以此失落感來取代佛洛伊德的閹割威脅，而人類內心關於好壞母親的內心衝突，將長駐心中無法完全克服，所以人性中，永遠有一塊地方正在進行著與母親的衝突，在克萊茵的學說中，個體與母親之間的關係是永遠懸而未決的心理掙扎。

三、修復期(the reparation position)

在更成熟的心靈發展中，嬰孩藉由自我構圖，不斷加重美好母親的意象，投射自我救贖的信息，在意識到摧毀邪惡母親等同背棄了美好母親時，嬰孩對於先前曾想摧毀母親的念頭感到罪惡，他將這種侵略的罪惡感轉為懺悔、憐惜等秀美情緒，轉而進入修復期。這也就是人類最早運用思維提昇自我的源頭；經此，人類對於恐怖母親的戰慄情愫得以抑制，嬰孩與母親的關係從具有侵略性的撕毀狀態，轉到進入相互關愛的美好關係中。

男女分化

在克萊茵的理論中，男女的分化過程即發生在修復期，克萊茵的性別分化觀念浸潤徹底生物決定論的思想，認為凡男女的分化，其背後最大的推力在於原慾(libido)的推動，隨著嬰孩的

成長，斷奶及大小便訓練讓嬰孩對於口腔、肛門期的依戀面臨割離，男孩將以他敏銳的生殖驅力加以修復之前對於母親的恐怖投射，克萊茵扭轉了父親對兒子具有閹割的說法，認為小男孩心裡首次感到的恐懼，其實是對於母親心理投射，特別是對於口腔期及肛門期恐怖母親的心理投射，然後才意識到父親的所特有的權力意涵。

基於視母親為嬰孩原初的照顧者的根基上，克萊茵認為人類的原欲 - 口腔、肛門、生殖器官 - 與母親角色息息相關；在每一次原慾的轉化與斷決上，嬰孩都會將他的焦躁不安轉化到母親身上，並採取攻擊性的行為，但是又因為嬰孩自己仰仗依賴的困境，害怕恐怖母親的棄置報復，對母親投射出既仰望又驚懼的情緒，在這種情況下，緒克萊茵主張嬰孩的恐懼意識更早於佛洛伊德的閹割理論，而且她認為帶給人類最初創傷經驗，以進入文明秩序社會的，是人類對母親的驚懼而佛洛伊德所說的陽具優勢。

值得注意的是克萊茵學說中的母親，乃屬於一種合併母親(combined mother)，嬰孩將父親母親的意象皆合併於母親一身，佛洛伊德也認為，在嬰孩最初的想法中，以為人人皆有陽具，是以所有前伊底帕斯時期的母親，等同於無所不能的陽具母親(phallic mother)，男孩內在驅力，不斷的臆想摧毀合併母親中的陽具，以擁有異性愛本質中對於母親（女性）的眷戀。克萊茵認為這個時期男孩的異性愛驅力，不僅包含了性本能的原素，還包括對於母親「生殖能力」的嫉妒，男孩是否能平穩應對與母親的糾結情感，並進入服膺父親律法的社會與否，將決定性的影響他日後面對異性戀愛的心理原型。²³

同樣的原慾理念亦在小女孩身上覺醒，口腔及肛門期的斷奶及大小便訓練，推進女孩對於陰道感官上的覺醒，讓女孩放棄母親走向父親，而女兒母親背棄最主要的動機與佛洛伊德一致，乃出於母親沒有給子女兒陽具這件事情，帶著對母親的憤恨難消，女兒將愛戀對象移轉到父親身上，走向異性戀之途。特別是女性在異性戀愛的感官原慾中，克萊茵認為口腔期對於女性非常重要，女嬰年幼時口腔對於母親乳房的吸吮，決定性的影響著成熟後對於男性（陽具）的吸收，針對原慾的成熟，克萊茵認為在女性成長的路上，勢必面對多一層波折：

兩性的生理差異，是首男孩知道（被迫）放棄口腔和肛門的性欲位置時，就將欲求轉為陽具插入；他改變 libido 的位置和目的，這令他保留原來的愛戀對象。至於女孩性欲位置從口腔轉到性器官（陰道），仍然以（被動）接納（陽具插入）為本；她改變 libido 的位置，卻保留了它的目的（以接納為本）這無疑令她對母親失望。²⁴

²³以上論述參考自克萊茵的學說。原文如下：

But in thus wanting to destroy his father inside the mother the boy fears the parents' joint vengeance this giving rise to an avenging image of the parental couple attacking him within. Both this, and the boy's envy of his mother's childbearing, determine later sexuality-men feeling warmth or contempt for their sexual partners depending on the success with which they negotiated early ambivalent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mother and subsequent Oedipal rivalry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father. 資料來源 *Mothering Psychology* P 227

²⁴周華山：《同志論》（香港：香港同志研究社：1995年）P.224

因為在性別認同上，女性並沒有徵符（陽具）驗證母親與自己的性別，所以女性對於自己的女性特質較少自信，而且女孩背棄母親轉向父親的時候，還必須解除自己遺棄母親的罪惡感，這種情緒同時在女性的自發性慾中產生禁制作用，甚至全面侵吞性慾而引發性冷感症狀，在性取向的篤定心態上，男孩遠較女孩有更多的正面資源得以參照。

以母親為本的文藝創作說

由於克萊茵專注於兒童在遊戲中對潛在焦慮的抒發，加上她對母嬰客體發展的重視，沿伸出一種「以母性為基礎」的美學創作論，在這方面，不同於佛洛伊德主張藝術文學是原欲之昇華，克萊茵認為人類的美學思維，其創作動機不僅只在於昇華，還包括想要回歸人我不分的縝密心靈世界，即修復與母親最初的前伊底帕斯關係。人類心靈因經過想像與現實的整合，無能回到與母親最初混融一體的人我關係，前伊底帕斯時期與母親依恃相存的潤澤世界，將成為心靈的原鄉；在她主張心靈三階段中的修復期，當嬰孩意識到分裂為好壞客體的母親，實際卻上是同一人時，開始對自己曾經懷想摧毀母親的念頭感到不安，為修復他的不安，嬰孩或許藉由想像性的遊戲、創作，來表達內心渴望與母親重修舊好的念頭，這種創造力便是文學藝術產生的最初源頭。

根源於渴求與母親重修舊好欲求，加上曾經想攻擊母親而感到愧疚，在克萊茵的論述裡，這些都成為兒童在戲耍玩樂時的動力依據，表達心靈渴望藉由自我的操縱、掌控，以達到快樂的諸多期待。她特別針對小女孩與洋娃娃之間的互動為觀察對象，在遊戲的過程中，女孩與洋娃娃之間的身份融合了主體與客體的內射與外射；小女孩從洋娃娃的遊戲中尋找自我，她會假設自己是那個尚未納入實際母親的全能操縱者，有著自己的生育能力及想像的能力，她是娃娃的母親，同時也是女兒，在照顧洋娃娃的同時，她也感受到美好母親的照顧，在責罵洋娃娃的時候，也表達了她報復邪惡母親的能力。在遊戲過程中，女兒掌握女性特質而修復與恐怖母親、美好母親的關係，得到提升自我的性別意識。在克萊茵母性專注的論述裡，遊戲也成為性別分化的過程，並開發許多女女關係的論述現象，成為女性主義延伸探討女性心理的重要源頭。

三、 西蒙波娃的母女理論

克萊茵以遊戲說建立起她母性為主的美學思維，其中女童與洋娃娃的遊戲觀，更成為她主客論述的探討對象，她將重點聚於女性心理的闡發，從象徵性、心理投射的角度來看待女童的遊戲，而同樣的材料在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不同的立論下，即反應著不同的見解；波娃將視野外放，重點放在環境中性別習慣的形塑過程，所以女童與洋娃娃的關係，不僅呈獻主客融合的心理反應，還加上了一種類似「職業訓練」的導向性：

小女孩確認了照看孩子是母親的責任，她就是這樣被教育的；她聽的故事，她看的書籍，以及小時候的全部經歷，全部證實了她的想法。人們鼓勵她感受這種未來財富的魅力，送給

她布娃娃，以便讓這種未來財富的魅力，送給她布娃娃，以便讓這些價質能繼續的表現。她的「使命」深深的銘刻在她的心中。²⁵

女性主義存在主義

不同於精神分析，主在深入瞭解人性的內在動機，波娃棄絕女性生成言論，將性別議題聚焦於性別與世界互動的分野，因為她相信透過外在環境的改變，將異動勞固的性別觀念，所以在思想上，波娃一度聲稱自己僅僅是個社會主義者，之後才再修正她女性主義的身份²⁶。在《第二性》中，波娃以存在主義的觀點，深入解析女性之於外在環境與心理建設的過程，將它者與主體作清楚分別，此二元對立延伸黑格爾的主張，認為人類普遍精神(psyche)可以解析為兩種狀態：

精神是一「自我疏離的靈魂」(self-alienated spirit)，黑格爾視意識(consciousness)為「盤踞在一孤立的場域」(presiding in a divided arena)。在它的一邊是「超越性的自我」(the transcendent self)或「觀察的自我」(observing ego)，在它的另一邊則是「內在性的自我」(the immanent self)，或「觀察的自我」(the observed ego)。沙特則是藉著將「存有分成兩個部份，來區分觀察者與被觀察者：「自為的存有」及「自在的存有」。²⁷

援用黑格爾的精神分立觀念，波娃書寫出女性身為它者的命運，分析人類歷史中的神話、生物科技、精神分析、日常生活等範疇，是如何以女性為指標，藉以建立父系霸權俱細靡遺的掌控；也正因為女性多重的卑屈化、自然化、它者化，才使得男性的超越事實多方凌駕，是以凡具有權力的機構、資源，無一不掌控於男性集團之中，而女人只要一天不自男性神話中覺醒，她就不能算是真正為自己活過。對於現存的母職現象，波娃更是傾力剖析，認為父系話語中的母職的態度，只會不斷的異化母親，削去母親做為主體個人的能力，而這種弱勢遺產將環結相扣、母女相承，母親的父系意識形態，將不斷收編新鮮的女性生命，蠶食女兒主體性，讓女兒繼續扮演它者角色。波娃的母職論述就在致力攻破這種傳承，讓女性認清環境是如何建立女性的存在意識。

負面的母性記錄

截然不同於美好母親的平面論述，波娃在《第二性》中所提及的母親，專注於張顯女性個人經驗的宥限及環境上母性空間的夾擠，不同於克萊茵內心所投射的恐怖母親，波娃的恐怖母親有著記實的環境刻劃，顯示她在致力瓦解母性神話時，尤其在意存在環境的形塑。她所揭發的恐怖母親正是在母職拘禁環境中，母性的負面情緒，而且不同於佛洛伊德以女兒為主體，一

²⁵ 西蒙、波娃著，陶鐵柱譯：《第二性》（台北：貓頭鷹：1999年）P. 285

²⁶ 波娃在《第二性》書後曾經特別聲明並不是女性主義者，因為她相信隨著社會主義的推動，女性問題自然能得到解決，之後她聲明「在社會主義的美夢成真前，我們必須為此時此地的婦女奮鬥」，才定位自己「是一位女性主義者。」資料參考〈我是個女性主義者 - 訪問西蒙、波娃〉收錄於《女性主義經典》P. 27

²⁷ 羅絲瑪莉、佟恩著，刁筱華譯：《女性主義思潮》（台北：時報文化：1996年）P. 347

味歸疚怨母(mother blaming)的方法，波娃的母女論述是女性成長流動狀態的記錄，旨為破除女人具有母性的本質觀念。

任何一段關係的建立都有雙方的立場與背景，基於這種理由，波娃並不將母親沈默化、背景化，她特別關照父系社會中所隱藏或者批判的母親聲音、母親憤怒、母親的毀滅慾及瘋狂性，將之轉為女性生成材料加以論述；她書寫母親宥困於家庭中瑣碎家務中的情緒，似是變動不拘卻又一成不變、週而復始的吊詭情境，而這種生存空間，只是盡其所能不斷驗證母親生命的死亡²⁸，而各種文化卻又反其道而行，對於母性作出超出女性人性範圍的讚揚，美好母親的形象已自成一難以達到的完美理形，為了要破除有關母親的神話性、母職緣於天性的本質性，波娃強調根本沒有「母性本能」這種東西，因為母性乃是藉由環境，一點一滴的貫注進入女性的深層意識，它在不同的時期，代表著女性不同的心理渴望：

女人對母性的態度經歷了幾個階段。對於小女孩，做母親是奇蹟和遊戲，布娃娃代表未來的孩子，她可以佔有她，可以隨心所欲的對待她；對於少女，做母親則似乎威脅了她所珍視的完整人生，有時會遭到蠻橫的拒絕。有時她懷著對懷孕的幻覺和種種焦慮，即害怕又希望做母親。有些女孩子喜歡對她們所照料的孩子行使母親的權威，卻無意承擔其它各種責任。有些女人一輩子都保持這種態度，她們害怕自己懷孕，卻去當助產士、護士、保姆和忠實的阿姨。有些人並非討厭做母親，而是由於對愛情生活或事業的過份專注才沒有去做母親。²⁹

在這裡，波娃揭開了母性神祕的重重面紗，提出了一個很大的問號——在諸多性格炯異、習性不一的女性身上，為什麼仍要相信母職是女性唯一的依歸呢？在性別知識觀上，世界不遺餘力的創造出各種神話，以達到女人等同母親的超驗符指，而波娃相信唯有快樂、自願，經過選擇後坦然進入母職範圍的女性，才能孕育快樂健康的子女，不能快樂的母親，將無法創造出快樂的女兒，母女之間的關係類似基因般相互紐結，深入女性血液循環過程，一代一代的複製著、旋轉著母女各自傳承於父系社會中的烙印：

女人在輪自己做母親時，在某種程度上，她會取代自己的母親：這意味著她的徹底解放。她若真誠的希望做一位母親，就會為自己懷孕感到喜悅，提出勇氣自己獨自走完懷孕的全過程；但她仍在受著母親的支配，並且很願意受著這種支配，那麼她就會相反，把自己置於母親的掌握之中；這時她會覺得自己剛出生的孩子，和兄弟姊妹沒什麼兩樣，並不是她自己的後代。她曾是既希望又不敢解放她自己，就會唯恐孩子不會自力解救她自己，重新把她自己禁錮起來，這種焦慮甚至會引起流產。而那種對於童年所仇恨母親的罪惡感，也可能或多或少的給懷孕帶來不利的影響。³⁰

²⁸波娃說：「她的命運仿若是迅速周而復始的典形：生命在她那裡只能不斷的重複，不會走向任何地方。她被牢牢的固定在主婦的角色上。」《第二性》P.294

²⁹《第二性》P. 461

³⁰《第二性》P. 461

波娃的四種母親

上面提到在父系文化中，母女傳承的烙印，我們清楚看到母女在界限不明的生成環境中，將容易引發母女相處時的種種痛苦，而也這正是女性主義的分析理論，特別重視母女之間過度認同的原因。母女之間界限混淆，母親視女兒自我延伸的心態，將導至她在教育男孩、女孩時採取不同的方式，而這意識也正是社會性別穩固的重要源頭，波娃認為母親之於性別養成，佔據了關鍵性的結構位置：

男孩最初也是由母親帶大的，但她尊重他的男性意識，而他很快逃離她的影響。與此相反，母親卻一心一意希望女兒順應這個世界。女兒對母親來說，既是她的化身，又是另一個人；母親對女兒既過份疼愛，又懷有敵意。母親把自己的命運強加給女兒；這既是在驕傲的宣佈她具有女性氣質，又是在以此為自己雪恥。這種心理過程，在雞姦者、賭徒和吸毒者身上，也可以發現：他們熱情的驚人改變信仰，努力網羅新的追隨者。所以，如果女孩子受到女人的培養，女人就會努力把她的變成和自己一樣的女人，就會表現出交織著傲慢與怨恨的熱情。即使母親的心胸比較寬闊，真心真意的為女兒謀幸福，通常她也會認為女兒作為一個「真正的女人」是明智之舉。因為如果這樣，就會更容易被社會所接受。³¹

在女兒的成長過程中，母親是權力的操縱者，也同時扮演性別位置前導者，母親在教養女兒時，不管母親出於一片苦心（因為清楚知道社會運作，是以早早教育女兒接受命定的角色），或是刻意打壓³²（因為感受到女兒青春的威脅，而感到自己的年華老去），在父權制度下的，母親在教育女兒，不管是出於自私的理由或是愛護的動機，都面臨到外在或是內在的雙面夾擠，打著沒有勝算的戰爭，是以怨恨母親永遠比瞭解母親更容易獲得認同，因而波娃特別將母親之於女兒的心態分出四種可能的樣態，而這四種母親對於女兒的情緒，將在母女之間紛雜呈獻，時時相交相融，同時相伴發生：

一、母親視女兒為自己延伸：

界限混淆不清的結果，母親往往渴望自女兒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母親將個人的意識完全投射向女兒，渴望掌控女兒的所有言行。

小女孩差不多把自己完全交給了母親，因而母親對她的要求也就多些。她們之間的關係更有戲劇性。母親沒有為女兒歡呼，因為她們不屬於那個優越的等級成員：她在她身上尋找一個替身。她把她同自己的一切關係曖昧，全都投射到女兒身上；當這個第二個自我

³¹ 《第二性》P. 284

³² 波娃嘗試明析母親可能對女兒懷有忌妒之心，她說：

「逐漸成長的女兒，代表著可能性、未來性的青春自我，相對於生命綻放後居於荒蕪的母親，不締是一種難以面對的困境，女兒的存在不斷映證、提醒母親年華老去，是以波娃說道：在母親看來，展現在女兒面前的未來，正是從她那兒奪走的。這就是某些女人對她們女兒的初潮感到氣憤的原因：她們嫉妒女兒今後會成為真正的女人。」《第二性》P. 482

(the alter ego)的他性、相異性逐漸被證實時，母親便感到自己被出賣了。³³

二、全心奉獻，完全沒有自我的母親：

這種母親將自己對於生命的寄望完全投射於女兒身上，認為除了女兒的幸福，世界上再也沒有其它值得思量的事情了，然而母親的關愛給的過多，對女兒來說也是沈重的負荷。

她把自己奉獻給這個她藉以辨認和超越自己的替身的過程中，最終將完全把自己投射到女兒身上；她完全放棄了自我，孩子的幸福成了她唯一的心事。她所要冒的風險是，她可能讓她所崇拜人感到討厭。女兒會感到氣憤，想擺脫這種實屬專制的奉獻。³⁴

三、被虐狂形的母親：

帶著自身性別輕視的烙印，這種母親面對著同樣性別的女兒有強烈的性別焦慮，她可能會在母女關係中成為觀看的主體，不自覺的欣賞女兒的受苦，同時扮演被害者的角色，對於自己同女兒處境感到心酸及憐惜，而在這種關係中的小女孩往往將在永不滿足的慾火中被毀掉。

這樣的女人以一種自我賞識的痛苦快活，希望女兒也成為受害者，或者作為這樣的受害者予以接受，同時又覺得讓她出生是一種罪過。³⁵

四、滿足而不求回報的母親：

正常的、慷慨類型的母親，她只要面對自己的女兒就能感到歡樂與滿足，從不將自我的缺憾投射於女兒身上，這種母親對於生活自有其內心深沉的快樂與滿足。

個人生活最豐富的女人，將給予孩子的最多，向孩子索取的最少；她若在努力和鬥爭中掌握了真正價值的意義，將正能給如其分的把孩子撫養成人。³⁶

母職與女性成長

波娃認為，意識形態牢牢的鉗制母性神話，不斷的運用各種管道來達到「女性走向母職」成為唯一指標的控管，波娃運用長篇累牘書寫女性成長及至母職內容，主張除非出於自願而且是在幸福的基礎上，母職才能適切引導出女性的生命經驗，而強制性母職觀念的貫輸，只會把不幸帶來這個世上，然而世界所存有的文化中，都在強調女性迎向母職的必然性，所有的女性都得承受這種強制文化的召喚，視自己為將來的母親，而非自覺性的母職，相對的，真實的女性經驗其實與這些母職神話從未交集過，當女性一旦進入母職範圍，那些偉大的、盲目性的言

³³ 《第二性》P. 479

³⁴ 《第二性》P. 480

³⁵ 《第二性》P. 480

³⁶ 《第二性》P. 485

詞退潮，瑰麗的母性神話在空中突然灰飛而散，留給母親的卻是一片孤寂、落漠、沒有自我的荒漠世界，任其自我摸索，徒留母親在這荒野中淹沒在付出的要求中。

然而波娃對於母職所抱持的態度，與其說是否定性的，無寧說是高度警覺性的檢測心情，綜然她舉出諸多母女之間的嫉妒、競爭、怨懟情緒，但同時也梳理了母職所將面臨的多重磨難。波娃指出，女性前仆後繼的進入母職領域，其實亦表現了女性極度進取的希望，因為在小女孩童稚的心靈中，母親往往是她所接觸的第一位權威人士，波娃說：

如果說小女孩最初接受了她的女性使命，那並不是因為她想放棄自己的權力，相反，這樣做是為了支配。她想當主婦，因為主婦群體似乎擁有特權力。³⁷

小女孩在波娃看來，並非如佛洛伊德所說那般，一開始即陷落感傷，自卑於自己的缺憾，相反的，女兒直到意會出父親角色的意涵後，才漸漸接受了自己的它者處境：

父親角色加入了進來，小女孩驚覺原來父親的世界比起母親真是寬廣了許多，而有朝一日，她也會長大，也會步入母親的後塵，終日於瑣碎的家務與家庭小事中打轉，儘管童年時期與男孩平起平坐，但是現在她體悟到自己的角色將不會是某人的「父親」，而是追隨母親的成為某人的母親，佛洛伊德的所謂戀父情結，並非像他猜想的那樣，是一種性的欲望，而是對主體的徹底放棄，在順從和崇拜中心甘情願的成為客體。³⁸

所以對波娃來說，母女關係的受創，始於瞭解到文化環境中男性權力的優勢，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波娃渴望重新定義母職環境的動機，然而終極的結論，母職是否只能陰暗的拘泥在母女無限的循環中，而永不能超脫呢？波娃在前面所提到第四種「滿足而不求回報」的母親論述中，提出了清晰的契機，強調所謂「自願母親」這個觀點，而且波娃身體力行這種哲學，她晚年與養女 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 的互動性，游走於母女 / 朋友 / 姐妹等女性情誼中³⁹，以行動打破生物性母親的必然迷思，以及文化中母女倫理的疆野，波娃的母職論述與母女關係，強調女性正面的、積極的肩挑母職，才能滋養出豐韌生命力的子女，此時，母職對於女性才能是成長的生命指標。

四、巧多洛的母女論述

南茜·巧多洛 (Nancy Chodorow) 在其著作《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中，即以心理分析及客體理論的體系來拆解女性心理發展的過程，她參照母嬰關係與社會建構兩種因素，審

³⁷ 《第二性》P288

³⁸ 《第二性》P288

³⁹ 波娃晚年收養一女 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在波娃的書籍當中以及女兒的文字紀錄中，在在表現出她們對於彼此的互動關係十分滿意，而她們之間的關係與其說是母女不如說是朋友更貼近。記錄於 Brown-Guillory, Elizabeth, *Women of color: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s in 20th-century literatur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6P.185

視母女同時相互滲透、建立自我疆界的過程，在她融合生物性論述及社會建構論的理論中，體現女性主體內在及外在的形構過程。

根據客體論述，幼兒最早的接觸環境及照顧者是人格形成的重要關鍵，這種客體理論的學說，建基於將原初照顧者等同於生長環境的論定，嬰兒在此環境中，自我意識藉由內化客體（母親）建立自我界線（發現自己有別於他人）等方式逐漸成熟，在這時，母親通常因是嬰孩最早接觸的對象，也就成為嬰孩第一個內化的客體。嬰孩自母親那裡擷取外在資訊，並藉與母親的互動關係來內化、發展自我認知，在最早的經驗中，嬰兒對母親不論好壞感受，都視之為是整體自我的一部份，並未有能力發展出自我與他人的界限區別，而這些早期的經驗以及想像都將沈澱凝固，成為人類認識世界的最初記憶，經由客體的涵涉互動，以達到對自我的認識。

母親 / 嬰孩性別

巧多洛所建立的母嬰關係，即以客體論述為宗，認為嬰孩的想像、感知游走於自我及它者之間，樹立不同的性格與心靈，而這過程將會在人類一生中不斷的調和，成為人類心靈空間迴旋的基調，每個個體與環境相伴相生，人與世界存在的同時也不斷的在調整自己的視角；巧多洛的母嬰關係中，嬰孩並不單向的吸收、內化客體，而是母親與嬰孩之間相互影響，特別是在母女關係中，這種雙向的滲透將終其一生的，成為女性心理發展的重要鎖鍊。

站在心理分析的基礎上，女孩與男孩一樣，她第一個愛戀對象也是母親，但從性別的分離上，男嬰、女嬰與母親的物我互動狀態，在前伊底帕斯時期即有相當大的分歧，其主要原因就在片面母職照顧，將衍生男女不同的互動模式。巧多洛將原因分析為兩大點來掌握，一個是因為母女相處的時間往往多於母子相處的時間⁴⁰，另一則是因為母女之間因性別相同，將更緊密性的影響兩人生命的型態⁴¹，心理學者 Rosemarie Tong 即歸納出巧多洛的母女關係的兩個特性：

1. 延長的共生狀態
2. 自戀式的過渡認同

因為同是女性，女孩的性別感與自我感(sense of gender and self) 是直到伊底帕斯期仍與母親相連不斷，伊底帕斯之後，母女兩共生狀態雖減弱但是仍不斷⁴²

在拉康及佛洛伊德的論述裡，就視女兒與母親的這種連結為女性的悲劇，因為他們認為「父

⁴⁰ 原文如下：

The different length and quality of the pre-Oedipal period in boys and girls are rooted in woman's mothering, specially in the fact that a mother is of the same gender as her daughter and of a different gender from her son.

資料來源 Chodorow, Nancy,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mother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8 P.98

⁴¹ 原文如下：

Because of their mothering by women, girls come to experience themselves as less separate than boys, as having more permeable ego boundaries. Girl comes to define themselves more in relation to others. Their internalized object-relation structure becomes more complex, with more ongoing issues.

資料來源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mothering* P. 93

⁴² 《女性主義思潮》P. 266

之法」正是走向超我的最佳途徑，而女性生來的殘缺(Lack)狀態，不能充份體會閹割禁忌所帶來的性靈提升，認為女性在情感上沒能受父親法律的禁制，所以無法和男人一般養成道德及倫理完整發展，是以相對來說，女性的超我就比男性弱薄了許多。女性在接收母親所傳承的價質觀，根本避免了原初的閹割，此原初閹割可以確立個人在進入文明社會中，心理及身體的獨立狀態，伊底帕斯的男女分化，將引導人類進入性別位置(gender system) 所特有的社會義涵：

男性：不在與他人結成親密關係，正符合公共領域，唯效率是問

女性：與母親不斷的一同性，則使她具備了與 他人聯絡的能力 - 正是私領域中賢妻良母所不能缺少的⁴³

針對上面所提及的性別角色，巧多洛認為這種分別，其實正流露出資本社會裡男性競爭思考的盲點，因為閹割情結的痛苦就在於創造父權文明的提昇，以肯定競爭性、超越性的激發，而女性對母親的長期依附，所衍生的關係取向心理，則便貶為無能獨立、具依賴性等負面評價，巧多洛反對佛洛伊德、拉康等人一味將母女相連歸為是女性低超我、低道德的肇因處，她的女性心理論述，專注於前伊底帕斯時期女性的正面成長，視母女緊密相互依賴為女性發展人我關係的潛力點，因為當女兒意識到與母親的相似性，非但不會如佛洛伊德或拉康所以為的女兒拒斥母親，反而是發展出與母親的共體感知，這種共體經驗，將成為女性一生中與人交往，進而產生豐沛情感的珍貴源頭。

母女認同的女性心理成長

在巧多洛的學說中，小女孩與他人關係的發展根本非關缺憾的補償，反而是一種修葺與共的心靈建構，她認為女兒歷經的伊底帕斯危機與男性的範疇完全不同；兒子乃以「反相」的性別認識，建立他男性的構成，並在成長的路上斷絕母嬰時期的聯繫，發展獨立的人格特質，女兒則因為與母親的性別認同而產生移情作用，女兒慢慢的成長，逐漸發現母親的世界不能再滿足她的需求，才將觸角探向外面發現了父親。值得注意的是女兒對父親的愛戀，是在母女感情的基礎上加入父親的，所以她在心理上從未斷絕與母親的緊緻連繫，女兒即便進入戀父的心理狀態時，也不會視父親為她唯一歸向，在伊底帕斯時期的父女關係，情感遠不若之前的母女關係濃烈，而這將影響女性在稍後將戀愛轉移至其它男性身上時，仍然渴望有另外一種關係穩定她的異性戀世界。因為母女關係的決對性影響，女兒將不能滿足於二人的互動關係，而渴望有另外一項重要的填補，在婚姻關係中，這就是小孩，此處正是影響女性渴望成為母親的心理關鍵。

雖然巧多洛認為女性對母親的認同是一種生命性的、具有創造力的正面關係，然無可避免的，女性在伊底帕斯情結的衝突下，仍舊有著深深的失落感受，她認為年輕的女孩最大的衝突，其實就是必須認同在社會結構上，自己與母親為次等的事實，這種錯綜的情緒，連帶的，對母

⁴³ 《女性主義思潮》P. 268

親自己也感到玄妙難解。(A negatively valued gender category and with an ambivalent maternal figure whose mothering and feminity are devalued and often conflictual for the mother herself.)⁴⁴

女性在面對自我與社會定義的落差的罅隙，父親所代表的優勢地位、陽物能指進入了女兒的欽羨情結，不過巧多洛以為小女孩的陽具欽慕，並非如佛洛伊德所預設是因為女兒想要擁有陽具，而是女兒「為了」母親想要擁有陽具。父親漸進的，甚至是透過母親的引介進入女兒的世界，此時父親所代表的自主性、獨立性權、力性等社會意涵，同時進駐女兒的文化意識，而且最重要的是，女兒發現父親能夠滿足母親，位置更高於母親，小女孩驚覺於母親背後尚有一位操控全局的能者；巧多洛認為女兒戀父，代表的並非是女兒棄置母親、怨恨母親，反而是因她想繼續贏得母親的愛，她希望能自父親那裡取得自己缺乏，但卻能取悅母親的事物，因著這種滿足母親的慾望，女兒慾求父親陽具；所謂戀父情結在巧多洛看來，無非是女兒愛母的另一表徵。

因為意識到與母親相同的性別、相同的處境，女兒從未視「否認母親」為必要成長的過程，她沿伸前伊底帕斯對於母親的依戀進入象徵期，母女之間的界限混淆是兩人之間存在根本性的問題，而且她認為，凡是在女性片面挑起母職的情境，性別的再造與重生將不會有任何改變的契機；母親視女兒為自己的沿伸或是再造，母女同性認同，在女兒成長過程中，並不須要外求連結以肯定自我，兒子因為異性的關係，容易注意到陽物的存在，女兒對於陽物存在的關心，遠低於兒子的專注，而父親亦不需向女兒張揚閹割的畏懼感，是以女兒並不像兒子那般享有同樣強烈的動機背棄母親，女兒對於母親的期伊底帕斯的眷戀將會持續到運用語言的階段，所以女兒的話語保留著前象徵期的想像世界，而這個世界正是兒子背棄母親時所壓抑住的。

當女兒的原欲轉向父親時，並未終結她與母親的關係，她企圖以父親取代母親的關係，除了想獲得象徵權力的陽具，還包括了面對自我弱勢的挫折感受，以及父親是母親所愛的對象等複雜情緒，所以即便是背離母親，小女孩在轉向父親時仍對母親頻頻回顧：

小女孩在發展她與父親的關係路上，無時不在回顧母親，看母親是否在嫉妒、確定自己是否脫離母親，了解自己是否真的獨立，她轉之投向父親既可之為一種背棄，亦可視為對母親的愛的表達方式。⁴⁵

母女關係發展三階段

巧多洛主張女性與母親的依附關係（特別是所經歷的伊底帕斯三角關係），將會在女兒進入青春期時重新演練一次，而此次的衝突，將是第一次伊底帕斯情結懸宕未難的的蟄發，母女關係因自我界定的混淆，在進入個體需求的情境中，必須經過多次的離析才能清楚劃分成長空間，洛伊德所認為玄妙難解的黑暗大陸，在巧多洛抽絲剝繭之下，竟然開啟了多層轉折的心路

⁴⁴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mothering* P. 157

⁴⁵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mothering* P. 126

意涵。她援用女性心理分析學者海倫、多依琪 (Helen Deutsch) 在論述女性心理的三角關係意涵論⁴⁶，更加清晰的掌握女性心理發展的三個階段：

一、前伊底帕斯時期：

母女連心相交相融的時期，完全的二人世界，等於心理分析 Janne Lample de Groot 提出的負面伊底帕斯情結 (Negative Oedipus complex)⁴⁷，佛洛伊德有關女孩嫉妒、怨母親的論說，並非是唯一女兒成長與母親互動樣態，巧多洛在此期的論述，還原母女相愛的世界，至實的給予母女之間沈厚濃郁的至交天地。

二、伊底帕斯時期：

縱然沈醉於與母親的緊相偎依，然而漸漸成熟的女孩冀待著向外探索的心靈納入父親的世界，巧多洛特別聲明父親的世界對小女孩來說，並非如佛洛伊德所言那般壓倒性的指向，全面進佔母女天地，父親是在母女二人世界的基礎上所添加的背景。

三、青春期的伊底帕斯情結：

跳過了性的潛伏期，在之前母女之間所有的沈澱的、懸而未絕的情緒再度翻覆而上，而且隨著女兒的成長，開啟她對於外在的世界的探索需求，已不再滿足於家庭的宥限，社會性的性別系統運作以及青春期身體的改變，都在重新爆動嬰孩時期的母女關係⁴⁸。

在《The reproduction of the mothering》書中，我們看到聚焦於女性心理、母女互動過程中的論述，巧多洛力翻轉了男性心理論述一貫貶抑女性特質的態度，也在後來的法國女性主義中，看到女性這種難以界定自己與他人界限的困境，即使在象徵世界中女性驅於成熟，並於異性戀愛的社會系統中安身立命，但與父親相處或是未來走入婚姻的過程，女性與異性的關係都將未能亦如與母親一般縝密，她與母親之間的混沌不明的狀態仍留待分析，而且在父系社會鼓勵獨立、自主，奮勇競爭的市場原則，讓女性置身於個人主義的社會裡往往有難以發聲的機會，從這層關係來看，女性須要自己的話語，才能重新發現並援用自己的力量。

⁴⁶海倫、多依琪 (Helen Deutsch) 主張小女孩的發展上，基本上是以一種三角關係的取向來建立自我定位；在這裡母女關係恆常存在，但是另外一個位置則在父親 / 兄長 / 情人 / 孩子身上不停滑動，原文如下：

She (girls) define her self in a relational triangle; this relational triangle is imposed upon another inner triangle involving a girl's preoccupation alternately with alternately with her internal oedipal and internal preoedipal mother.

資料來源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mothering* P. 167

⁴⁷ Janne Lample-de Groot 於臨床中觀察到「負面的伊底帕斯情結」即女兒專注於母親卻視父親為競爭對手的心態。(Girls cathected to their mothers and saw their fathers as rivals.); 這個立論根本性的質疑伊底帕斯情結，而且在學說得到相當的確立後，讓佛洛伊德修正了他認為母親在女兒成長時，依次經由斷奶、性別、陽具的挫敗，而註定對母親採取棄絕態度的論定。資料參考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mothering* P. 75

⁴⁸ 關於巧多洛主張的「女性青春期伊底帕斯情結」原文如下：

The daughter at the prepubertal period is not exactly the same as the preoedipal. In the earlier period, the construction of ego boundaries, individuation, and emergence from primary love were completely open. In the later period, the issue is usually not individuation in its infantile sense: Most girls can act in the world according to the reality principle; know cognitively that they are differentiated. In relation to their mother, however (and similar, the mother in relation to her daughters), they experience themselves as overly attached, unindividuated, and without boundaries. 資料來源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mothering* P. 137

五、安竺、瑞奇的母女論述

安竺、瑞奇 (Adrienne Rich) 於 1970 年代的女性書寫巨擘《Of woman born-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重新回頭審視在父權系統下，對於母權的全面接管與控制。瑞奇的主張，在在體現整個後女性主義精神中，「質疑就是再創造」⁴⁹的力量，她試著從生活中女人的真實感受出發，將女性的母職經驗與父權體系下的母職制度分隔，預告了新的母職啟示及女性主義新里程碑。

重審(Revision)女性資源

《Of woman born》書中，試著用溯源、重審的方式，尋找前父權文化裡關於母性空間的片斷，拼湊出女性的歷史感，特別針對西方單角的歷史向度做了一翻女性觀的重新審視與整理，自神話、史前資料，直至現代社會的各種現象，例證母職的內容如何操縱在「專家」的解析，心理分析出現後，多種恐女情結、畏女言論的學術建立；這些女性知識，都在《Of woman born》得到重新審視(re-vision)的契機。瑞奇參考人類學知識及考古學的專業著述，驗證在所謂的「史前時期」中，女性在許多古文明中佔有重要地位，而為矯正父系文化中對女性本質的扭曲，她認為解析這些古文明中對女人的正面形象有相當的重要性，並對女性經驗中關於堅忍、獨立、權力的特質大加讚揚，對於女性自我存在感的提昇，有其重要的貢獻。

瑞奇的寫作手法，相當強調生命感情的經驗書寫，認為「只有願意與別人分享私人的、甚至痛苦的經驗，才能使女人創造一個真正屬於我們的、對世界的集體描述。」⁵⁰，這種女性的本質寫作，意在顛覆文化限制，特別是女性經驗被加以鉗制的面相，這種扭轉文化定義的意圖，正與西蘇的陰性書寫所欲開鑿女性新生命的概念，相當契合：

寫你自己。必須讓人們聽到你的身體。只有到那時，潛意識的巨大泉源才會噴湧。我們的氣息將佈滿全世界，不用美元（黑色的或金色的）無法估價的價質將改變老一套的規矩。⁵¹

母女之間的神祕本質

在書寫女人的身體與歷史的同時，瑞奇將論述的核心放在〈The motherhood and

⁴⁹ 後女性主義者羅絲、布瑞多蒂，在《超越平等和差異》主張「女性的女性主義者」在後現代的思潮中，應援用這樣的哲思體系學會不同的思維方式，因為後現代主義本身就是一種永遠在形成過程中的主體，有求和的意識及發言的欲望，在她的提問中，「女性如何思考？思考什麼」，即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資料參考安吉拉、默克羅比著，田曉菲譯：《後現代主義與大眾文化》（北京：中央編譯：2000年）P. 93

⁵⁰ Patricia Ticineto Clough 著，夏傳位譯：《女性主義思想：欲望、權力及學術論述》（台北：巨流：1997年）P.74

⁵¹ Helene Cixous 〈美杜沙的笑聲〉收錄於《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P. 195

daughterhood > 章節中⁵²，她強調這個章節是書的重心，視父權社會中母女關係的邊陲地帶為她書寫核心，將女性所強調的「姊妹情誼」向前推進，回到所有女人最初的母女情誼，來做為女性與他人互動過程時的觀察所在，明析擠身於象徵世界所壓抑而難以言說女女思緒。對瑞奇來說，原初於母親的女性經驗，有著一種難以明說的「神祕連結」⁵³，母親在誕生女兒的那一刻，其相似而又連結的身體，在人類歷史中，具有別開生面的原創性與意義性，此種生命本質純粹透徹，仿若源源不絕的純淨溫泉，從於地底下冒出充沛的生命力量，灌溉滋潤著世界大地。

同於母嬰關係為最初經驗的論述一樣，都是以女性母職的前提下所預設的環境，在這點上男女相同，女性依賴的第一個對象為母親，女性是經由女性，第一次接受到他人的照拂、滋養，領悟到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關愛，在進入人我界限明淨分離之前，此時期的母女的關係渾然圓融，生命緊密結合，而儘管隨著嬰孩成熟，體驗到自己與母親是分離的各體時，母女之間生理上及心理上的共通點，將使歧異的發生比起男孩的狀況溫和而舒緩許多，女孩的獨立成熟，是在相當緩慢而漸進的發展中脫離母體，而女性所特有的青春期、行經、性成長、懷孕、分娩、等生理過程，將不斷喚醒母女之間的那份神祕連結。⁵⁴

在此超脫父系象徵話語的母女關係中，身為基進女性主義的瑞奇，主張一定有一種初始的、本質的愛於母女之間。在浸潤著這種本質色彩的語境裡，擴大了母女原初之愛的女性情誼，尤其是女同性愛的層面，在瑞奇的論說裡成為人類之間自發情感的最初還原；相較佛洛伊德男性論述中，專注於男性的負面戀母情結(negative Oedipus Complex)⁵⁵，她覺得佛洛伊德的理論增強了異性戀政權的話語，扭曲了女性同性戀的潛在能量，並主張所有的女性，都具有潛在同性戀的基因，因為女女相愛，其實正是人性中對於母親愛的希求，是一種回到母嬰狀態的渴望，是正面而非負面、進步而非退步，因為它的能量是滋養的、沒有攻擊性的，且是產生生命的，不是父系定義中具有攻擊性與宰制的愛；對瑞奇來說，每位女性都是一位潛在的同性戀者，因為女性的同性戀愛只不過是一種思鄉病的表現，只是在父系文化及異性戀霸權的世界中，女同性

⁵²瑞奇在 < The motherhood and daughterhood > 開宗明義的說道：

This is the core of my book, and I enter it as a woman who, born between her mother's legs, has time after time and in different ways tried to return to her mother, to repossess her and be repossessed by her, to find the mutual confirmation from and with another woman that daughters and mothers alike hunger for, pull away from, make possible for each other.

資料來源 *Of Woman Born* P. 218

⁵³瑞奇認為母女關係記錄著人類社會中，不可言喻、獨一無二的女性神祕經驗，而這個經歷若能善加利用，將會是締造女性新生命的源頭。其原文如下：

Probably there is nothing in human nature more resonant with charges than the flow of energy between two biologically alike bodies, one of which has lain in amniotic bliss inside the other, one of which has labored to give birth to the other.

資料來源 *Of Woman Born* P. 225

⁵⁴ 瑞奇特別強調母女之間因生理相似而引發的心理相連，原文如下：

Mothers and daughters have always exchanged with each other-beyond the verbally transmitted lore of female survival-a knowledge that is subliminal, preverbal: the knowledge flowing between two alike bodies, one of which has spent nine months inside the other. The experience of giving birth stirs deep reverberations of her mother in a daughter; women often dream of their mothers during pregnancy and labor. 資料來源 *Of Woman Born* P. 220

⁵⁵ Kaja Siilvernan 在《發音的鏡子：心理分析與電影中的女性聲音》對「負面的戀母情結」來討論同性戀的情感之發生，Freud 在分析了男性在異性愛的選擇上，有可能以一種女性愛來表達對父親的親近，而 Kaja 則據此以基礎來探看女性愛慾，認為「婦女與母親不單只存在一種認同關係，亦是有愛慾的渴望，女孩要佔據母親地位的想望，並沒有要把母親剔除自己愛欲以外的意思，反而展開了以後兩人相對關係的不斷轉換。」資料來源：周蕾：《婦女與中國現代性》（台北：麥田：城邦文化發行：1995年）P. 296

戀正對整個固有文化帶有撼動及顛覆能量，是以不能見容於生殖正確的發展文化。

就像女性同性戀的存在對於異性戀世界所具有的威脅一樣，母女關係的緊密有緻，對父權體系的顛覆性有其難以估計的殺傷力，是以在父系建構的他者歷史中，父權體制已經成功無礙的腐化掉母親與子女間原本可能存在的任何關係。小女孩一旦進入父系象徵世界，接踵而來一連串屏障，墜入了次等定義的深淵，加上傳承已久的怨母、恐母、懼母神話，母女之間重重關卡，封宥的女性空間，造成了多種隔核，曾經圓融完滿的母女生命體驗，在父系的高牆下灰飛滅。

母職制度下的女女相怨

瑞奇說：「在父權制度下，少有女性滿意母親所給予的照顧。」(Few women growing up in patriarchal society can feel mothered enough.)，從此話語裡，至少可以激蕩出兩個角度，一個是女兒可能要求過高，另一則是母親責任超出她的人性負荷，而此二者可能性的糾結下，母職領域就必須回到母職作為體制 (the institution) 以及女性其生殖的內傾關係 (the potential relationship) 來探討；在書寫的脈絡裡，瑞奇主張將此二者作一分離性的論述，來探看將女性的內傾關係壓制在父權定義 (institution of motherhood) 中，其結構位置，對女性其生殖力量及與子女間互動，所可能形成任何負面切角。

承襲著瑞奇書寫女性自我深層的個人經驗為出發點，在回顧自我的成長過程時，對於母親美麗記憶的禮讚，乃是透過父親鏗鏘有緻的朗頌愛倫坡的詩歌⁵⁶，讓瑞奇首次知悉抒情歌詠的文學世界，服膺於父親吟誦的母親形象禮讚。文學正典所傳誦的父系話語，其實正是所有女性驚覺於文學媚麗世界的經驗，而對於母親的感情，瑞奇可以說是驚醒於父親吟詠中的母親形象。但隨著年齡的增加，衝突的拉拒，瑞奇對母親漸漸生起她怨對的情緒，她認為在她個人的母女關係中，永遠有一位文化或者是真實父親橫互其間，而她和母親的扞格，不過是父權文化中棋盤、棋子之間的效應，註定走向被操弄的方向。(For years, I felt my mother had chosen my father over me, had sacrificed me to his needs and theory.⁵⁷)，

身居典形的西方中產階級家庭，瑞奇的父親身為「一家之主」，母親的生命則完全依附在父親的價質體系中，母親不僅放棄了自己的音樂天賦與專業，且進入家庭後，扮演父系制度的執行者角色，不論是在面對自己丈夫的要求，或是女兒不滿時，在此種孤絕無窮的情況下，只要有任何問題，「母親」就是那位該負起全責的人。瑞奇在此解析怨母心理，意識到一般母職內容，不僅只是孩子對著母親懷有憤怒，母親也有可能對孩子感到憤怒 (And I know there must be deep reservoirs of anger in her; every mother has known overwhelming, unacceptable anger at her children)

⁵⁶ 瑞奇的母親名字 Helen，瑞奇在著作中回憶父親朗頌愛倫坡的詩歌，詠嘆母親的美麗，在父親韻致的朗頌下，引領她首次見證了文學的殿堂。她在文章中回溯這段記憶：

She was, Helen, my mother, my native shore of course; I think that in that poem I first heard my own longings, the longings of the female child, expressed by a male poet, in the voice of a man. 資料來源 *Of Woman Born* P. 220

⁵⁷ *Of Woman Born* P222

⁵⁸，但是母親自己的人性聲音往往需要壓抑，母職制度全面侵吞她的私我空間，要求她全神貫注，將她置於無止盡的疲憊（the essential human relationship, takes on an almost spiritual and primordial quality⁵⁹）然而完美母親的形象，卻又是凡人不可能達到的境地，這種異化不僅波及母女關係，還有所有的女女關係；瑞奇不單單將發話的主體性建立在女兒身上，她依然以自身經驗細訴母性空間與情緒的幽禁，感到母職的異化人心，對母親諸多苛刻的要求。⁶⁰

不僅只是怨怒的揭揚，瑞奇也提到優勢與弱勢者之間，女兒對於母親的情緒，其中還糾纏了女性第二性邊疆地帶的反應。母親的弱勢角色，不只削減了母親個人的空間，同時也危及女兒對於自我的定位；母親的卑弱不僅只是母親個人的問題，因為女兒正是從母親的身上尋找女性定義的關鍵，母親是犧牲者、弱勢者的角色，或者母親的自卑情緒都會深深的影響女兒的心理（A mother's victimization does not merely humiliate her, it mutilates the daughter who watches her for clues as to what it means to be a woman.⁶¹），所以瑞奇分離出母職內容，認為當前只要母女兩在父系話語的監控下，父系文化定義的女性母職制度（the old, institutionalized, sacrificial, mother love），將持續發揮它對於女人的貶抑，只要這種母職制度橫互於前，母女兩人將沒有能力超脫，只能在愛怨交織的情緒中相互對待。

強制異性戀話語的作用

在父系及異性戀文化中，所謂「正常」的女性定義，就是女兒在成長的過程中，得放棄對於母親的依賴、互動甚至是情欲，轉而將這一切心理投身至一位男性，所以女兒的成長與轉變，其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離開母親，走向男性的心理轉折；然而瑞奇認為所謂的陽具欽羨、戀父情結，只不過是一種弱勢與強勢者之間微妙的心理情緒，在實證的女性主義眼裡，認為小女孩羨嫉的其實是陽具背後所代表，社會機制付與男性的權力與光環，女兒試著自父親及男孩身上尋求這種被「驅逐出境」的補償。而且就算在女兒成長空間裡，始終沒有異性愛離間母女之情，女性仍得嚐試分離與母親血脈相連的自我認定，只要在她內心不能分離自我與母親的界限，她就始終沒有辦法真正以獨立的個體存在於這個世界，這一切的價質體係思考運作中，瑞奇認為有一種強制性的異性戀話語在社會不斷運作。

正因為揉合了生殖正確及父系異性戀霸權的話語制度裡，體現的正是母親對於自身性別的輕視，其中表達最明顯的莫過於母親自身所持的重男輕女觀念，此行為的背後不只是顯示母親的性別自卑，而且會將此內化的偏差觀念，植入女兒的思考體系，而成為社會性別階級養成的大溫床，這不只將是母親個人偏執的觀念，造成個人的自我傷害，母親是拿著這套教材教導自己的女兒，納入女兒形塑自我的過程，而成為女性代代相輕的基因成份。（It is not simply that such

⁵⁸ *Of Woman Born* P224

⁵⁹ *Of Woman Born* P224

⁶⁰ 瑞奇自己當了母親後，將自身身為女兒又是母親的身份相對比照，如是評論：

The institution of motherhood finds all mothers more or less guilty of having failed their children; and my mother, in particular, had been expected to create, according to my father's plan, a perfect daughter. 資料來源 *Of Woman Born* P 223

⁶¹ *Of Woman Born* P.243

mothers feel both responsible and powerless. It is that they carry their own guilty and self-hatred over into their daughter's experience.)⁶²

母親壓抑女兒的控訴，並將責任強注於女兒身上，正是體現了父權思考異化人心的關鍵。恆常處於社會運制的性別系統下，母親除了將自己推向弱者的深淵之外，強化男女之間的歧異，亦成為女兒認同父系價質、失去個人主體性的培育溫床，強將內化後的不合理思想漸進傳承下去，在循環當中，女性就在父系文化裡成為恆常的它者，充當母性溫柔的角色，傾注心力照料他人，成為父系社會中不可抹滅的背景。然而瑞奇認為女性無盡的關愛，有時是源於母愛匱乏的心理黑洞（The woman who has felt “unmothered” may seek mothers all her life-may even seek them in men.）⁶³，她勝任母職的原因或許在於她需要「別人需要她」；在她看似具有無限奉獻情懷的背後，其實正反應出女性渴望藉由他人才能定義自我的空洞，她看似是主動提供照顧的那一方，其實是真正渴望著被需要，擺蕩於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之間的玄妙心理，將深深影響女性與他人互動的過程，甚至是婚姻關係。⁶⁴

呼籲勇敢母親

為打破這種惡性循環，瑞奇大聲張揚對於「勇氣母親」的渴求，先打破「母親」自我犧牲、慈性溫柔的神話，將母親自深淵中釋放出來，女兒才能自在呼吸。為開發母女之間的正面力量，瑞奇主張女性應該勇敢拒絕透過男性的眼光來審視自身，重新看待自己的身體及情感，將強而有力的抗拒行動，進駐到父系話語定義的母女循環空間，有自覺的不再以「第二性」自居；透過這種行動，將能打破父系拘禁母女的樊籬，以身為女人為榮，撥除屏障於女性成長空間種種的陰鷲，這種重返自身的愛，將會是女性打造生存空間的美好契機。

為重拾女性對於自身力量的自信，瑞奇驅進前父系文明，發現正是父系制度的文明規範帶離人們遠離生命的本質。從史前世界的洪荒叢林神話，過渡到英雄的屠龍事績，在時代的轉變當中，心靈與世事漸行分割，不再息息相關；而資本主義的商業機制改變了原初生命形態，家庭到市場、眾神論到一神論，父系文化將生命札實於土地原初的根基隔離，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被擲於虛空的文明狀態，割絕了土地與、人與生命最直接的接觸。

⁶²瑞奇認為，在母職制度底下，母女是用負面遞減的因素而非團結性的正面態度來面對父權思想，其接下來援用的強暴傷害案例如下：

The mother knows that if raped she would be guilty; hence she tells her daughter she is guilty. She identifies intensely with her daughter, but through weakness, not through strength. It's not simply that such mothers feel both responsible and powerless. It is that they carry their own guilt and self-hatred over into their daughters' experiences. 資料來源 *Of Woman Born* P. 244

⁶³ *Of Woman Born* P. 242

⁶⁴ 瑞奇針對女性母性心理分析原文如下：

She may spend her life probing her strength in the “mothering” of others-as with Mrs. Ramsay, mothering men, whose weakness makes her feel strong, or mothering in the role of teacher, doctor, political activist, psychotherapist. In a sense she is giving to others what she herself has lacked; but this will always mean that she needs the neediness of others in order to go on feeling her own strength. 資料來源 *Of Woman Born* P. 242

父系象徵世界是以驚懼 - - 閹割情結 (castrate anxiety) 權力 - - 陽物能指(phallus)為統攝意涵的文化，藉由壓抑與昇華所締造的文明世界；相對於史前時代，瑞奇相信存在著一種美好的母性空間，在這世界裡，人我心靈仿若唇齒，相依互存，而且在這裡，生命的生產與再生產與人性習習相關，拒絕接收父權意識下視男性為有力、理智、高能力的表徵，反而進一步提出那些具有創造性的、獨立、自信且掌控自我生育權的女人，視她們為最有能力打造出外於父權統攝世界，創造新疆土的人選。她提出「勇敢做母親」(courageous mothering)的行動，認為唯有母親不再屈從於文化的諸多鉗制，勇敢的站出來拒做犧牲者，走出社會要求的無我角色，拒絕成為私我的再生產者，女兒將在母親這位前導者的引薦之下，走出宿命的生命情境，婦女才能在勇敢母親的開鑿下，擁有一片天地。(Until a strong line of love, confirmation and example stretches from mother to daughter, from woman to woman across the generations, women will still be wandering in the wilderness.⁶⁵)

相對的，做為打破父系樊籬的女兒，對於母系意涵事物的承傳，都亟待重新審視，重新賦予自我使命的自信，抱持懷疑的態度來面對體制對於母女關係的制約，積極的思考女性整個體系的價質重建，這些觀念都將是重建母女新關係的重要根基。在這裡，瑞奇要女性主動思考幾個問題；養育女兒對女性來說，具有什麼意義？當我們身為女兒時，渴望什麼樣的教育環境？而反過來，當我們身為女兒的母親時，我們又能給予些什麼呢？

毫無疑問的，人性在親情之間，最渴求的，莫過於信任與關愛，但是女性必先隔除、過濾父系所定義的母女關係，另求母女之間生命的意義，才不會在溫情之中，母女不斷的彼此傷害。⁶⁶ 在這打破沈默的行動中，母親無可避免的挑負起引導的重責，這也正是在此諸多制約中，女兒最需要這種「勇氣母親」的所在；女性在父系多重話語運作下，監禁女性心靈的思想體系牢不可破，在層層的監控下，相互壓迫、剝削現象都在在異化了女性心靈，及她們對於自我的身體認知，唯有女性獲得力量，解決社會制度對於女性自我經驗的重重捆綁，女性才能完整的、全面的自我。當母親能擁有完整的自我，女兒將在此「勇氣母親」的引導下亦建立完整的自我，透過母女之間攜手合作，脫去父系鉗制，創造女性之間的自我力量，將解救留連於荒野邊陲的女性空間。

六、 絲、伊蕊伽萊的母女論述

露絲、伊蕊伽萊 (Luce Irigaray) 相信性別的存在，是霸權論述的主要產物，尤其是在語言的環境中，性別的割離無異是一種自我壓抑，離間了身體所可能的各種歡愉環境。她主張在意

⁶⁵ *Of Woman Born* P. 246

⁶⁶ 此後論述乃參考瑞奇的勇敢母親言論，其原文如下：

What do we mean by the nurture of daughters? What is it we wish we had, or could have, as daughter; could give, as mothers? Deeply and primally we need trust and tenderness; surely this will always be true of every human being, but women growing into a world so hostile to us need a very profound kind of loving in order to learn to love ourselves. But this loving is not simply the ole, institutionalized. 資料來源 *Of Woman Born* P. 246

識中還原性別的流動狀態，顯現女人在霸權世界中塵積埋沒的另一自身，締造女女相繫的美麗世界，經由與母親的重修舊好、與女性潛在的自己妥協溝通，女人才能相繫相連；母女關係佔有顛覆當今世界的力量，是顛覆父系霸權思想的樞紐⁶⁷，在母女相偎依的世界裡，女性的烏托邦因而存在，在那裡，女人不再視自己為最大的敵人，消解女女相怨的尷尬局面，伊蕊伽萊視母女關係為女性走出男權樊籬的唯一管道。

女女原初關係的遺失

在拉康的學說中，人類成長進入社會運用語言，即是從嬰孩與母親渾然不分的狀態脫離，放棄了想像世界，學習接受父親律令，成就了人類接受文明洗禮的條件⁶⁸，伊蕊伽萊援用拉康之於環境、語言的前提論述，將重點放在女嬰與母親在尚未進入象徵期的想像樣態。在此期間，女兒與同性別的母親建立了原初的人際互動關係，對於女兒來說，在「父親的象徵世界」裡，性別分歧的過程與男子決對不相同，女兒意識到自己與母親同性別，而父親為另一性別的事實，但是這個發現，並未建立母女相連的結果，反而是女女情結的最初導因，深深的影響著女性相互矛盾、歇斯底理的心理，因為在進入象徵秩序的女兒，必須在棄絕母親之後才轉而認同父親，在這個過程中，母女關係必需經過二次內心轉折：

1. 棄決全能母親 (the phallic mother) ⁶⁹
2. 意識閹割母親 (the castrated mother) ⁷⁰

而且在這個階段中，帶著文化性別印記，女兒同時意識到自己的身體，尤其是性器官正是被貶抑的關鍵，所以說，一旦女兒進入父親的象徵秩序中，亦即隨同父系運作展開弑母的過程，因為從全能母親下降，意識出母親其實對照起有陽具的父親是殘缺的，在這個過程女兒同時拼湊對於自我的認知，感受到母親與自己的閹割狀態，所以女性進入象徵世界的同時，女兒不僅感受到母親被付予的殘缺，亦同時同時也認識到自己的匱乏；女人被象徵世界所棄絕。

這是從心理論述的內在導因，而延伸於西蒙波娃的它者論⁷¹，伊蕊伽萊主張在語言上，女性是男性建立權威的參照，象徵秩序充份援用符號，在建構男性的時候定義女性。在西方語言中的二元論述，將所有的事物依主體、客體二層 - - 男人 / 女人、父親 / 母親、兒子 / 女兒、雄性 / 雌性、強壯 / 溫柔 的二元參照體系對照並加以思考，而女人則因為性別的配置，所有有關陰性的、柔弱的、被動的話語，將女人置於客體的一方，女人在話語的世界中驗證自己就

⁶⁷ 伊蕊伽萊對母女關係相當重視，認為它將是扭轉整個女性價質的重要地點：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daughter, daughter/mother constitutes an extremely explosive kernel in our societies. To think it, to change it, amounts to undermining the patriarchal order. 資料來源 Margaret Whitford, Luce Irigaray-Philosophy in the Feminine (1991) Routledge: New York. P77

⁶⁸ 拉康認為嬰孩與母親的統一經過了鏡像階段開始分裂，意識到自我與母親其實是分裂的主體，開始踏入了語言的標緻，進入「父親的法律」(Law of the Father)、「父親之名」(Name of the father)。

⁶⁹ 佛洛伊德以此語表達前語言期嬰孩所幻想的具有陽具的母親。

⁷⁰ 嬰孩進入伊底帕斯時期，始發現母親是沒有陽具的，而認為母親的陽具乃父親所閹割，轉而認同父親。

⁷¹ 西蒙波娃在著作《第二性》中，以存在主義的思想書寫女性它者的命運，她認為父系主任從一開始就將主體系建立於男性的「我」，女性的「它」，男人為了成就自覺存在，將女人貶抑為自體存在。

是「客體」的認知，女人是父系話語得以存在的基礎，通過語言建構出正規對應消極的映照，榮耀了男性的條件，但她卻不能運用這一套語言，因為在象徵世界裡對於女性的詮釋——將女人放入性感、妖姬、純潔、天真、戀母的架構中⁷²，女人在這套話語裡是永恆的它者，藉由象徵秩序的指派，在指定的角色中，女性建構了自己就是客體的認知。

伊蕊伽萊不滿於佛洛伊德的視覺在場，看不到就等同為沒有，不存在就沒有真理⁷³，她指出佛洛伊德的學說，是一套完整的陽具中心主義⁷⁴，為檢測此學說的根基，伊蕊伽萊借由「陽具」符號來看小男孩與小女孩分歧的反應，提出階段性女人外於象徵秩序的體證。在伊底帕斯情結中，男孩因為懼怕父親閹割威脅，轉而進入象徵世界，但是小女孩卻在此時感受到的是缺乏，是無可明狀的混亂，其原因皆在於小女孩沒有具體的能指（在此指陽具）來應對她所指（匱乏感受），她在一開始踏入象徵世界中，即墜入到難以掌握的荒涼感受。（The girl, indeed, has nothing more to fear since she has nothing to lose. Since she has no representation of what she might fear to lose. Since what she might, potentially, lose, has no value.⁷⁵）

正因為女兒無法清楚運用傳達自己會失去的是什麼，女性與母親的原初關係亦在多種情緒中呈混亂狀態，伊蕊伽萊提出另一個導至女女相殘的重要因素，就是女性受制於最初關係的遺失，卻又無從表達的不安狀態：

女兒意識到母親已被閹割這件事使她跟母親之間的關係更同複雜，因為根據佛洛伊德，女兒原本所愛的是有陽具母親。對小女孩而言，母親的貶值是跟著她自己性器官的貶值而來。如此一來，對她而言，跟（已無喪失的原初）客體之間的關係並不單純，它受制於愛恨並存的衝突。它無法進入意識。我們應該更進一步的指出，「潛意識」及其女兒跟母親和她自己的性器官之間充滿衝突的關係，並沒有任何語言或再現體系可以取代或代理。於是，就「遺留」了那些憂鬱症、歇斯底理症 所引發的身體疾病與抱怨。⁷⁶

女兒或許在原生的心理，對於母親的慾望是與兒子無二致的，是以文明法律對於女兒的影響與兒子應該關係是相當的，但是兒子與女兒畢竟因為性別差異，所經歷的亂倫抑制仍然大不

⁷² 周華山的《同志論》裡，亦對伊蕊伽萊的學說爬梳一翻，認為女性在象徵秩序裡是沒有自身的詮釋，所謂性感尤物、溫柔美人、偉大母親、賢妻良母、長舌婦人 統統是男性恐懼 / 欲望的投射，而這些女性的刻板映像即為伊蕊伽萊的「透視鏡」欲清楚呈獻的父權定義的女性息氣。

⁷³ 托里莫依 (Tori Moi) 在《性別 / 文本政治：女性主義文學理論》即處理了佛洛伊德沿用傳統哲學的在場 / 缺席的二元態度來界定男性與女性的分歧，她說：佛洛伊德的性別差異論建基於差異的「可見性」，正是由眼睛決定什麼是真實，什麼不是。托里莫依著，陳潔詩譯：《性別 / 文本政法女性文學理論》(板橋市；駱駝：1995年) P124

⁷⁴ 伊蕊伽萊對佛洛伊德的陽具中心主義評論原文如下：

Freud himself is enmeshed in a power structure and an ideology of the patriarchal type, which leads him to attribute a historical situation to nature or anatomy. The norm of the male, the one sex, in psychoanalytic discourse, reproduces the economy of the Same in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資料來源：Whitford, Margaret, *The Irigaray reader*, Basil Blackwell: Oxford, 1991 P 75

⁷⁵ *Luce Irigaray-Philosophy in the* P 86

⁷⁶ 劉毓秀：〈精神分析女性主義 從佛洛伊德到伊蕊伽萊〉顧燕翎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台北：女書：1996年) P 170

相同的，從拉康的鏡像階段來看，在前伊底帕斯期，女兒不用與母親渾然一體的世界中抽離，或者即使女兒經過了鏡像的抽離，但這種分離決不會與兒子一般維持一生，母親與女兒的原初關係在「父子律令」的巨擘下顯得如此孤零，在伊蕊伽萊的論述中，母女之間的前語言狀態的和諧氣氛，卻成為女性亟待返回的理想世界。

謀殺母親

伊蕊伽萊認為，當佛洛伊德專注於弑父的文明禁忌時，卻忘記了最早的一場謀殺，那就是文明對於女人 - 母親的謀殺，伊蕊伽萊舉出在西臘悲劇中，文明是如何合理化弑母的舉動，首先，她以《俄瑞斯提亞》⁷⁷的故事為佐，驗證了遠自古希臘時期，文明即努力的擦拭母親的主體，將其視為單純的身體——子宮⁷⁸；而另一悲劇《安蒂剛妮》的故事發展，也清楚建樹了西方弑母符號的源流。在悲劇中母親茱卡斯特（Jocasta）自盡，安蒂剛妮（Antigone）順遞成為同為哥哥 / 父親伊底帕斯（Oedipus）的照顧者，母女隨著時間改變滑入「母親」位置，當她回到底比斯時，因為堅持埋葬叛國的哥哥而為舅舅克里昂（Creon）禁於地窖，最後亦自伐身亡，在此處母女倆都觸犯了文明的禁令：茱卡斯特 / 母子亂倫的禁令，安蒂剛妮 / 國家城邦的律令，所以在父權象徵世界裡，這對母女無法逃脫彼此的宿命，她們都選擇以自伐結束了生命來保全象徵世界的符號對應，伊蕊伽萊隱喻性的以此來表徵西方社會文明中，建立父子相承的形上學所整合的一體觀念：

在伊底帕斯前期甚而是文明發端的初始，嬰孩將對父親的亂倫禁忌投射向母親及身體的關係上，母親在每一個小孩的成長階段都被切開，她的身體的一個部位（例如乳房、臉孔）都被小孩的精神所貫注（cathected）而後又被去貫注（decathected），如此一來，她已被伊底帕斯（從父親移至母親）的怨恨所切碎。當佛洛伊德說遠古社群中的兄弟將父親斬切時，他難道不是出於全面的否定與誤解，而遺忘了那被撕裂於兒子和父親之間、兒子和兒子之間的女人？⁷⁹

在這個父親的世界，即壓抑了弑父的衝動進而以進入文明來作為補償，男人則世代推演的，在女性身上搜尋自己母親的身影，但是在母女方面，則因為女兒進入象徵世界，同時帶來混濁的母女關係，母女迷失在無法清楚言說的迷霧當中，女兒宿命性的尊從母親的位置，在這個角色結構中不停的流轉；象徵世界帶給母女的影響，最惡意的莫過於不斷的競爭，正是因為母親

⁷⁷ 《The Orestela》是西臘劇作家 Aeschylus 三部曲 < Agamemnon >、< The Libation Bearers >、< The Eumenidies > 的總稱，敘述 Agamemnon 為妻子 Clytaemnestra 所弑，兒子 Orestes 為父報仇、手刃母親的故事。

⁷⁸ 在古西臘悲劇《The Orestela》中，阿波羅即在審判時主張弑母的兒子 Orestes 無罪，說到：The mother is no parent of that which is called her child, but only nurse of the new planted seed that grows. 在此將母親下降為單純孕育子嗣的子宮器官，而將母 / 子女關係的重要性減至最低，自然化父親無上的權力。伊蕊伽萊援用這個案例，體證早在佛洛伊德所提到的弑父舉動，就已預先謀殺了母親：

Thus a sort of international vendetta is set up, present more or less everywhere, which disorients the female populace, the group and micro-societies which are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formed. Real murders take place as a part of it, but also cultural murders, murders of minds, emotions and intelligence, which women perpetuate amongst them 資料來源 Luce Irigaray-Philosophy in the Feminine P.75

⁷⁹ 《女性主義與流派》 P.163

的地位是如此特殊，成為母親意味著佔領了女性在象徵世界裡唯一的合法空間，但是母性空間其實是沒有她自己聲音的領域；對女人來說，只有在取代母親的位置才能表達對於母親愛，這種稀薄空間的競爭正導向著母女間於無意識下充滿的恨意。蕊伽萊則將重點放在文明象徵世界裡，女性的功能角色被規格化，視為理所當然的的生產與再生產，女性在父權社會將不只背負了具體的生殖性能力，還包括整個社會結構的意識定固，所以伊蕊伽萊斷言，只要我們試著推翻文化的弑母，付予母親新的生命，將可憾動到整個當前社會思考的根基，是以在伊蕊伽萊的學說中，將母女關係視為她理論中重要的一環。

Margaret Whitford 於 *Irigaray-Philosophy in the Feminine*, 中整理伊蕊伽萊五點關於象徵世界對女性的全面影響，分別為：

1. 母性空間的競爭
2. 女性象徵的缺席，讓女性永遠處在一種毀滅的危險當中
3. 女孩突然的進入沒有任何調和性的象徵關係中，女性往往成為母女之間雙向壓迫的傳達者
4. 各種病理學定義著女性的外在的分裂、內在的分裂
5. 謀殺母親⁸⁰

不管是女性主義或者是心理分析都沿用形上學，鑑於基礎的認識論中，不管是文字上或是象徵性的，男人總是居於首要位置，而女人在這些認識中則屬於被棄置的、被融合而終將消失的，或是在區別的過程中失敗的；女人從不是個人的，那裡只存在著母親，或是女性的功能，然而這層女性的功能是注定要在象徵的語法世界中不斷的消融、不斷的被抹去，女人終將在社會的外緣，停留於退化當中，不能認清自己，不能關愛別人。

女性系譜的建立

正因為母女關係橫互於進入象徵世界的開口，她們之間所建立的未象徵化的關係 (unsymbolize relationship) 構成了女性最大的阻礙，外於象徵世界對於女人來說，並不是經由它者或對象性的學習達成，女兒在成長的過程必先將自我客體化，意識到自己的不足，然後才在壓抑、失望的情緒中進入父親的語法。女性受制於未能擁有代表性的表達系統，來表達之於象徵世界的失落，隨即根深蒂固於無法建立自我與他人的認知，女兒在貶抑母親的同時也貶抑了自我，女人與女人的感覺混亂在於缺乏尊重，失去了人我之間的疆界，母女外延人我界限、不分彼此，才是女女相怨的最大肇因，(...they make neither one nor two, neither has a name, meaning, sex of her own, neither can be identified with respect to the other. ..How ca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women be articulated? ⁸¹); 如何清楚分化母女之間混沌雜處的世界呢？在這裡，女性之間積極的締造另外一套話語，將是所有女人共同的使命。(Here for example is one place where the need for another syntax, another grammar of culture is crucial. ⁸²)

⁸⁰ Luce Irigaray-*Philosophy in the Feminine* P78~79

⁸¹ Luce Irigaray-*Philosophy in the Feminine* P. 82

⁸² Luce Irigaray-*Philosophy in the Feminine* P. 82

在客體關係理論中，克萊茵以及巧多洛皆主張人的自我意識，是藉由與他人（特別是母親）互動內化過程來建立自我，然而在伊蕊伽萊的看法中，象徵世界早已預設了棋盤式的整體關係，將女女之間的互動，自成一格的相互侷限⁸³。在這裡，女性與象徵秩序相對所產生的結果，不是視女人為剩餘就是無用的定義，厭女心理以超驗的結構位置，注射於母女分化的過程中，然後才在架構下，以實證的精神，將狀況解釋為怨憎與嫉妒是不可避免的存在在女性關係之間，女性因為無法妥善利用象徵秩序的法則，女人在被定義的「女性特徵」裡（feminine），就無可避免面臨同儕之間的相忌。

對伊蕊伽萊來說，要深入瞭解平面的女人與女人之間，就得建立縱面的母女相承女性系譜，女人不會永遠是象徵世界的局外人，尤其是前語言時期的母女相依，是女人與女人之間最美好的互動過程，伊蕊伽萊希望重新喚起女性於此期間的和美回憶，創造良性的女性關係。

在策略上來說，伊蕊伽萊認為必先打破象徵秩序建構的女性特質，背棄父權社會所定義的女性，同時搜集時常見到的女性描述，如怨母、女人競爭、女人是女人最大的敵人等這些象徵秩序的鐵則，她認為這種不同的象徵對女性關係造成彼此的影響，她並無意尋找女性中所謂本質的經驗，透過戲仿（mimicry）流動的文體⁸⁴，建構屬於女人的語言；對於女人來說，創造一種溝通的符號對女人來說是迫不及待的，女性的愛唯存在能夠相互溝通，還原彼此身為女人的事實，女人才能找到自己失落的本質，她以女兒的聲音反覆吟唱：

必須以不同的方式來聽她說，才能聽到「另一種意思」，它始終處在自我紡織的過程中，同時不停」包含著詞彙，又拋開它們避免固定——她的話從不等同於什麼，她們突出的特點就是親近性。⁸⁵

唯有透過諦聽，暫時性的打破「我」、「你」之分，讓母親同時是女兒，女兒同時是母親，在人與人疆界暫時撤除下，重返回前伊底帕斯期的母女聯繫，進一步在愛的關係中建立女性永恆的關愛。

⁸³ 伊蕊伽萊認為社會結構早就預設了一套完整的女性歷程，只待時間浸潤，在女性成長過程中適時引導，逐一進入格式當中，其論述原文如下：

A picture which superficially resembles a stereotypically misogynistic version of women's psychology is in fact attempting to state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say, hate or envy rivalry might be both operative and inescapable in relations between woman—because a way of negotiating them symbolically was not available, and to attribute the acting out of such unmediated feelings directly to the way in which “woman” figures in the structure of metaphysics and society. 參考資料：*Luce Irigaray-Philosophy in the Feminine* P. 79

⁸⁴ Patricia Ticineto Clough 在〈女性主義批評的母體〉提到：「或許解讀伊蕊伽萊作品最好的方式是從其初生的本質主義著手，也就是說她在陰性想像與女性解剖學之間的滑動，並視其為充滿了無意識的慾望。」，而對伊蕊伽萊，她即意欲透過象徵世界既定的體裁加以模倣，並在巧飾下讓文體充份以流體的、變動不拘的形式發揮作用，以達成顛覆男性話語的目的，亦就是她的「流體力學」。《女性主義思想：欲望、權力及學術論述》P. 102

⁸⁵ 《女性主義文學批評》P.76